

漢書門
 四三五九
 二六九
 一六
 類號函架冊

庫文閣
 四三五九
 二六九
 函架冊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359
冊數	16 (4)	
函號	277	116



論語卷六

甫 黃獻臣 纂著

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張江陵謂註反過就中則野人不如君子惟不重中而重質則寧為野人無為君子竊意此章所指君子未是真君子安得許之為中所欲逐之干質誰肯從者况實指之為野人之質更誰肯從野人者按夫子謂周監二代仰仰乎文明是以文救文但就末流視之像個野人一般誰知此其為先進乎提出先進兩字已令人汗流浹背自不得一反過就之者先進惟質有其文所以得中所以為真君子此其所以當從也

此定萬世禮樂之準全要想其主持世道深心即憲章文武慶寐周公之思非徒自審從違而已未俗侈靡相沿誰不謂先王所以教人持身持世者非此不足以為君子若稍有未極絢爛之觀者衆必指之為野

關目
人○彼○亦○安○別○其○孰○為○先○進○孰○為○後○進○也○夫○子○直○下○先○進○後○進○四○字○定○個
品○題○喚○醒○一○世○謂○先○進○於○禮○樂○文○盛○已○極○就○今○日○視○之○誰○不○日○之○為○野
人○後○進○於○禮○樂○濫○觴○已○極○就○今○人○論○之○誰○不○許○之○為○君○子○時○說○從○來○君
子○不○如○野○人○都○是○說○煞○了○轉○下○當○云○說○則○似○這○等○說○如○用○之○則○吾○從○先
進○即○人○以○為○野○而○不○恤○也○如○字○語○意○疑○是○這○樣○先○進○句○是○追○溯○神○情○語
氣○全○在○約○略○想○像○開○若○後○進○句○則○可○寔○指○矣○精○神○在○如○用○之○三○字○用○只
就○日○用○言○不○必○作○乘○權○制○作○語○吾○字○從○字○俱○要○看○得○鄭○重○有○關○係○從○先
進○全○是○自○立○主○張○語○并○不○明○言○先○進○之○所○以○當○從○有○無○限○深○情○令○人○言
外○思○省○其○所○為○先○進○者○禮○樂○關○係○世○風○不○小○故○直○以○身○任○砥○柱○之○責○須
得○挽○時○語○氣○如○謂○從○虞○夏○似○未○必○然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字○字○極○矣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

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女○子○子○游○子○夏

○說者不想當日陳蔡是何如光景相從陳蔡之人是何如情誼徒作
尋常離合觀因揣摩到行道傳道上去且謂十賢可以當五臣四友
十亂將宣尼追想同難無限悲凄心事都被頭巾語抹過并祀者一
段惻惻無聊深情都作迂腐語混去雖彈琴嘯咏釋菜行歌歸與興
嘆惓惓狂簡若子臨難之際無不自得追事後念之加以生死聚散
各異安得不凄惋欲絕也括此為之痛哭流涕

此夫子追思共難之人陳蔡之厄實千古師友一段奇緣七日不火食
藜羹不糝顏回釋菜絃歌鼓琴師弟忠難周旋自然有一段不能忽然
遽况今昔異時聚散各別心切而情愴宜動悲惻之懷故記者亦不勝
凄其之想焉謂吾夫子之愁緒吾無能摹其萬一但記當陳蔡困厄時
英賢畢集如論德行便有那德行一班人如論言語便有那言語一班

人如論政事文學。便有那政事文學一班人。迨免於阨。子貢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忘矣。夫子曰。善。厄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也。吾聞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知非激憤勵志之始。於是乎。那時師弟周旋。真個不殊一人。今乃聚散無常。存沒異候。言念及此。吾夫子安得不凄然也。若果爲傳道而興思也。則何不曰。從我於杏壇。從我於洙泗者。不更無遺漏乎。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非助我。無不說。合。成。一。語。方。蓋。形。容。是。以。上。句。想。像。下。句。非。以。下。句。回。護。上。句。喜。極。之。意。須。作。有。憾。語。更。覺。雋。永。

此喜顏子悟道之神。道理本無窮盡。問難愈多。則精神愈顯。光景愈新。聖人之言。本自周過。但遇有問難的。便多一番辯析。發揮得愈覺精神。

此亦不可多得。顏子胸中了然。直是心領神會。渾融淡洽。油然而已。覺非助我的人。須句句是說。句句宛是非助我無所不說。從一言中宛轉無盡也。非言言說之謂。然言言中則又無一言不宛轉無盡矣。凡默契言中。起悟言外。潛會言先。皆是。然亦說自心耳。特借吾言爲之觸發。說不關言言亦無言。如必執言爲說。則必有所不說矣。於字可會。夫子每讚顏子。俱不一語。直說都用抑揚語。頓跌出來。蓋因一語稱讚不盡。故曲爲形容若此。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悲喜之詞。

○遇如閔子。人自有憐之者。但人言孝。而傷父母之名。此又間之大者。惟其稱孝自內。而出。人之稱者。亦并不知其父母昆弟。所以爲孝。

此夫子騫子騫之孝。于虞廷意。夫子覺得閔子平日寔寔有一段真正。

精神。往來家庭之間。以致一家感化。深有味乎其孝。故不禁歎息。首句不可只作提起話頭。人不問句。只把來做一案證。非以下句為孝之寔。蓋論千古上人。不妨從頑嚚處說。論今日人。則自當從底豫處說。要知聖人說到人父母。摠極不慈。亦不忍指摘。此正聖孝錫類處。大孝如舜。尚不能脫父母頑嚚二字。閔子政使人并不知我如何孝。亦不說到此處。則孝真融化而無迹矣。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必有一段真精神相感乎處。非僅僅謹言而已。不然恐後世又將以箴口為坦腹矣。記者記此。意亦有憾于當時之好佞乎。
此見夫子賞識在世情之外。當時閔捷成風。而夫子物色偏在緘默之儔。擇婿意原不甚重。南容從夫子至。周聞老子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

者。好譏議人者也。辨博宏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遂三復白圭。三復者。反覆沉潛再三。不寔意。蓋誦讀到意相宜處。直是舍不得。夫子以兄子妻之。分明窺其一段兢業脩省的精神。借篇什以為心箴。乃守意非徒守口。治心非徒治詩。正取其縝密的心思。真切的學問。非是保室家之說。且世未有能保其身如圭玉而不足善于世者。如徒為免禍不言。則僅一碌碌庸人矣。蓋言原不可廢。南容亦只是慮其玷耳。三復處。須看得有關係。非止磨堯堅已也。夫子刪述六經。垂訓萬世。南容如何不學夫子而學武公。蓋善學武公。正是善學夫子。處詩抑之五章曰。貞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語。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其六章曰。無易縣言。無日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仇。無德不報。惠於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一字一哭。

夫子只管說死的。正欲生者都好學。畢竟顏子之學不可及。顏子之學。只視聽言動之去非。禮而已。緣何不可及。曰：正惟弟子不能學也。此見聖門之學。非尋常可擬。先儒謂顏子者。聖門之絕學。即此可想。尼山學脉矣。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柳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古人多以車馬爲賻。如解左驂之類。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正謂夫子與回師弟最厚。使夫子得以盡情。又以其子有王佐之才。生不得。清一命之榮。故欲藉此以寵榮之耳。不然。門人且厚塗之。薄不能買一椁乎。此與子路使門人爲臣一般意思。夫子表之以禮。愛回之情愈篤。愈不欲貽回以不安。才不才等語。亦不是本意。只因顏路以愛子之請來。夫子不忍據理直拒。姑以情慰之云爾。

此正夫子視回猶子處。死生之際大矣。聖人自處以禮。其愛人亦以禮。禮所隆殺。係名與分。回既弗仕。故諷以從大夫。此微辭也。知大夫不可舍車。則知士庶不可用椁矣。請車爲椁。非禮也。葬以禮。則回之心安。葬不以禮。是貽之以不安也。其引待鯉一節。見已之愛回無殊愛鯉。顏路亦當如已以禮愛子。才不才不必分貼回鯉。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身有盡而道欲傳。傳道處。卽其身也。顏子原是孔子後身。千古道脉。絕續所關。故曰喪予。此見孔顏一體。回何敢死。子在故也。天喪予。回死故也。呼天自悼。爲千古痛耳。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

焉。只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一語已。慟極了。

卓吾先生曰。顏子死後。夫子哭之如此。因思世上人。竟有死後令人笑者。復有生前令人哭者。更有生前令人笑者。真可慟。語似詭。可省。此見惟顏子可當痛哭。夫人二字重喚。方得慨嘆口氣。夫人即是子。即是堯舜以來的人。即是千古絕續的人。哭死非為生。與衰係。今古則其慟也。有所為而為也。亦不覺其有所為而為也。視其人而已。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四也。視子猶

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夫子既哭之慟。却又不肯厚葬。這是何意。蓋厚葬必踰分。如欲以命車為梓之類。若僅棺槨衣衾之美。亦夫子之心也。何為如此。此正夫子愛回以禮處。夫子何以止厚葬。高小玄曰。豈惟止之。蓋傷之甚焉。曾子臨終。舉扶而易簧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聖賢處死生之

際。直是要無纖毫之憾。夫子之不可也。蓋以回處回。以鯉處回。即以已

處回也。其責門人者。正發明已意。亦且發明回意。猶父猶子。只就道義

相與言。不說到傳心上。非我也。二語有自怨自憫意。請車厚葬二章。更

為痛極。此惟夫子知之。顏子知之。顏路門人不知也。一死一生交情。乃

見若孔顏。方可語交情矣。勉齊公曰。門人欲厚葬。尊賢之情也。子曰不

德而不以。始息也。喪予之。嘆有慟之哀。非厚於顏子也。可。安貧之義也。蓋不以情勝義。所謂愛人。以

焉。道也。請車却之。厚葬責之。非薄于顏子也。為道也。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人鬼豈屬形。自有無。生死不論皮囊存去。總是一點靈根。映徹萬緣。皆虛幻耳。但恐舍寔地而索空玄。則一念紛馳。便歸幻妄。故夫子不以正言告之。而以反語醒之。使之恍然。尋其本元。而悟其來路。所謂不語之告。無言之傳。口氣須要引而不發。得微微指點之意。方妙。

此教季路以實地工夫。季路兩問。終有見識。亦最緊要。非淺淺人可到。

問事鬼神是問所以感通之道。問死是問所以處死之道。問死處加一
敢字見得不說鬼神人緣何有死敢請只一字便把子路當日精神光
景都畫出。然事鬼神與知死是天地間極玄遠道理。若處將此發揮終
是捕風捉影。故夫子只把事人知生來說。便將極幽深的道理。番來只
在眼前。分明欲子路質鬼神於庸行求夕死於朝聞。直向眼前討個究
竟耳。言事人便有全細常盡人道的工夫。言知生便有踐形盡性求無
忝所生的工夫。非但泛泛事個尊親之人。淺淺知個血氣之生已也。蓋
天地間明則爲人。幽則爲鬼。是鬼卽人也。吾身有鬼神所當事者。顧誕
天之明命是也。吾心有鬼神所當事者。戒慎恐懼。莫見莫顯。而窮性至
命是也。所云質諸鬼神而無疑者此也。且如父兄君長之類。有聲音可

接有笑貌可親。有情欲嗜好。可將順。有心思志慮可體貼。我能感通得
來。方於那已死的。能思其笑語。思其居處。洋洋如在。無不感通。這事鬼
別無方法。只能事人。便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生死亦不是兩個。生從
死處來。死從生處去。人當生時。目能視。耳能聽。鼻能臭。口能言。心能思。
這裏其是古。惟定有個生活的東西。在若將耳目口鼻與方寸肉團一
切形氣之類。認作是生。一朝死到。謂何俱各蠢然。且這一種生活的。又
向那裡去。今人昏昏懂懂。過了日子。誰識得這生活的東西。正所謂醉
生夢死者也。故須於此處尋討。個下落。纔是知生則生。何來死。何往住。
世作何乾坤。視聽臭味。受用何物事。了得一生大事。神明炯炯不滅。不
與冥腐同。奄盡則死去。爲有爲無。爲升爲沉。不須更問。自了了分明矣。

未知生焉知死。蕭惠問死生之道。陽明先生曰：知晝夜，即知死生。問晝夜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所不知乎？曰：汝能知晝乎？憫憫而興。春盡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晝。惟息有養，瞬有存，此心。天理無一息間斷，纔是能知晝。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更有甚麼生死？何初先生曰：能於形骸上，丟得淨盡，止是不生。惟於形骸上，順應無碍，惺惺做主，活潑流通，存養不息，纔是知生。閔子侍側，閔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三如也是就他氣象各摹寫他神情出來。子樂就是夫子的神情。若字然字乃意其然而異其未必然之意。
此記聖門師弟一堂氣象。閔閔者英氣內含，行行者浩氣濬發。侃侃者

磊落不群，一節全在如字。插神子樂亦就如字中，想像出夫子不自知也。若泥定閔閔等尋樂，便泥塑木雕矣。夫子神氣藹然，流入諸賢心中。諸賢神氣藹然，流入夫子心中。靜中對之如春在花，如在春無可剖折。一時氣象千古神情，思副傳道。自是註脚下盤旋話頭，正須活看。下節不是子憂正樂中之神情，蓋見他這等氣象，必能為斯世擔當一事。玩然字絕不說煞，乃危言以提醒之。令變化氣質，無使其言之中也。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魯人此役正夫子所急欲言者，而閔子言之故夫子只把閔子之言稱贊以動魯人。一唱一和，都為魯之蒼生耳。師弟同心如此。
此聖賢共維魯事，是時政不在君。魯人指當事者，稱人賤詞，此書法為

長府便是專利聚歛之漸。今既疲民以成之。後將剝民以充之。所關甚大。然魯人必自有說。激則必成。諷或可止。故閔子直作問之。詞絕不觸犯魯人。曰仍舊貫。如之何。猶云有何不可。不是商量未決語。何故而必于改作。其必改作者。諒必有所爲也。不直斥其非。而但詰其故。寔含無限深慮。夫子恐魯人之忽其言也。故亟稱之。非徒嘉閔子也。不言非不言。則已。閔子在德行之科。平日原不以言著。必有中者。中機宜。中國計中民生也。夫子此言。其啓魯人之聽者深矣。子貢去饑。竿得夫子爲之洗發。閔子仍舊貫。得夫子做個幫手。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諷以所短。表其所長。合前後。掩是鼓舞。子路微幾。夫子正欲以斥之。門引其入室。不欲以繇之瑟。僅爾升堂。堂室二字。根門字來。

此夫子接引子路。機權別其瑟爲繇。峻其門爲丘。只以繇字丘字虛虛打照。言若不相似。不相習者。然勿增中和等語。奚爲二字。乃詰其瑟音之所從來也。使繇知所陶化。是做醒語。不是鄙薄語。蓋子路不是門外。僕依稀成樂地位。只是養氣工夫未純。故夫子卽瑟做之。正文以禮樂也。子路平日英風。爲及門所畏。間有一二淺人。聞奚爲語。遂生輕忽想。升堂入室。雖是曉門人。仍是訓子路。堂是高明處。室是精邃處。室原卽在堂內。入室亦卽在升堂中。非别有奧妙秘密也。玩矣字。重升堂上。升堂豈是易到光景。觀未字。見已是個中人。有且暮可至的意。是揚之。非抑之。亦正鼓繇之進步意。門人聞此。定又將加敬一番矣。

緼袍章。先予後奪。此章先

奪後予。是聖人顛倒英雄處。有謂夫子非漢高。子路非九江。如以九江初見一段。作此章註脚。似擬人不倫。不知聖人權教。何所不有。家語子路鼓瑟。孔子聞之。謂冉有曰。先王之制音也。秦中聲以爲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與也勃焉。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繇也無意先王之制。而習夫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自悔不食。以至骨立。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

曰。過猶不及。

子貢初問。畢竟意在子張及冉問。心下已自明白。夫子曰。過猶不及。裁師也。進商也。亦所以。歸下。意也都是化工。
此子貢借師商以自考意。子貢往往借人相形。討出一種道理。他見門弟子中。師商人品最爲各別。故舉以爲問。看夫子許在那一邊。夫子不言其孰爲賢。而只云一是過的一是不及的。兩下各自開說。并不將師

商相較。量子貢已自曉了。故意又把師愈一語。勘出夫子定評。夫子曰。過猶不及。則不獨師當抑。其過商當企。其不及而子貢平日高遠之想。亦已盡情放下矣。摠來道只一中。而子貢只在兩頭盤詰。生發議論。中字渾含。爲妙。因說師愈。而只言過之離道。則猶不及。意自見。宜順口氣。勿粘師商。若云其透頭處。卽是其欠缺處。則猶字還說不去。又云。過于高。廣。過于遠。巡。都是過。則于商也不及。又說不去。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

鼓而攻之可也。

攻冉求。正所以攻季氏。攻季氏。正所以救我公之百姓也。使季知求爲已任過。或者其有倭心乎。
此欲爲魯蒼生留膏血。周公魯開國之君。富有一國分所宜然。季氏乃

曾大夫何得富於周公。吾知民不堪命矣。此正當在所損者。矧可爲附益乎。附益想必因田賦一事。季氏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夫子。後不從。夫子之言卒用田賦。冉有既不諫止。又不引去。自不得不爲用事求之。聚歛非如後世桑孔之術。只是盡其政事之才。爲之處置調度。以爲職當如此耳。苟或之於臍。嚴尤之於莽。劉毅之於竒。奴彼豈不才畧。蓋世者哉。諺云。功之首。罪之魁。是所戒也。不思生民膏血。只有此數。多一分在官。則必減一分在民。足民之謂。何若之何。損民而益季也。夫孰非周公之民也哉。吾徒寧有不念民之心事哉。此夫子所以欲攻其心也。是舉也。業已仗周公之殷靈。而褻權奸之魄矣。若欲以賦稅還之公家。豈公家也。而獨可聚歛哉。揭出吾徒二字。覺桐江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古也嘖。識得病。便是藥。

大。都。受。病。處。卽。是。受。裁。處。人。在。氣。質。中。愛。惜。保。護。不。能。無。偏。一。經。明。人。指。破。轉。移。變。化。便。自。不。難。夫。子。于。四。子。各。指。其。偏。化。工。深。矣。
此。夫。子。以。病。爲。藥。處。說。四。子。之。偏。須。有。斟。酌。愚。者。顛。蒙。未。啓。而。認。真。太。過。曾。者。識。之。敏。捷。而。見。解。遲。鈍。辟。者。才。高。意。廣。有。若。開。闢。恢。張。之。意。嘖。者。氣。質。剛。勇。而。無。禮。陶。樂。淑。之。功。夫。子。逐。一。指。點。使。人。好。用。對。治。方。法。四。也。字。聖。人。呼。名。處。多。少。珍。重。愛。惜。學。莫。先。變。化。氣。質。其。所。以。變。化。處。尚。未。說。出。後。來。曾。子。一。呼。輒。唯。最。爲。敏。捷。正。以。其。能。變。化。此。曾。耳。如。云。愚。化。而。智。終。可。指。其。初。而。名。之。曰。愚。如。此。則。仍。說。不。化。矣。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顏。氏。豈。知。其。無。可。柰。何。而。安。之。者。端。木。亦。非。管。匕。阿。堵。物。者。兩。賢。暗。地。消。息。夫。子。冷。地。指。破。夫。子。每。將。回。賜。並。較。是。豈。故。欲。貶。賜。正。以。可。造。回。者。惟。賜。故。深。有。意。於。其。人。而。爲。之。相。形。激。發。耳。止。就。兩。人。處。遇。畧。一。拈。合。而。誘。引。深。情。恍。匕。可。味。傳。神。正。在。含。吐。間。

此夫子借回進賜意。顏子一起進門，便從淡漠而入，故能聰明不事。意見俱消，任他外境蕭條，只似不相干涉一般。然而之庶原不閑境也。庶乎須就卓爾，欲從境界想出一段遠近間神情。既說其庶，隨說屢空。最是可想，蓋不言其安貧若何，而只一點出其貧景。若此，這段光景何等。脩然便見他撒手游行一絲不掛心地。夫子正要把此來做子貢丹頭點化他貨殖習心，雖為回寫照，特地為賜下針。賜不受命，只是未知天命非衡命也，而貨殖焉不是殖貨。億字雖是病根，夫子意中自要破除。子貢這病，但觀則字語氣，還是說他好處。蓋聰明人受病處在此，可以鞭策處亦在此。若繇此而進於道，這一種蕭條無累之景，豈不自在。而何必留情于豐約間也。賜試把這種聰明，一回到竭才光景，縱饒過。

人聰慧也，須冷然消歇。蓋當端木知慧熾然之日，特地把個第一冷淡的人，下他一劑也。閔尹子曰：不知道而妄意卜者，如射覆孟高之存金，令覆孟之下，而無所置也。射者不為徒勞乎。一旦撤其覆而觀之，見其無一物也。然後知向之金玉瓦石，皆為妄想。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合兩句。宛上畫出個善人之道。蓋一涉故常，淺深入之，而皆迹。不踐

不入，終見善人超曠絕塵處。此言善人道成於性。夫子因子張只問在善人，故合兩下，定個善人現前。品地非抑善人也。若欲入室而為君子，為聖人，亦只從此不踐迹造之。非謂不踐迹到底只成個善人面目也。說者錯認不入室是究竟話頭，乃謂迹者所繇，以入室善人惟不踐迹，所以不入室。且勿論迹非所以入室，即令迹可入室，試問善人不踐迹，曾悖迹而馳否。使善人果悖

迹而馳也。誠不可以入室。如不踐迹而自合於迹也。則已更妙於踐迹矣。安見必踐迹而後可入室耶。且迹原是古人死格子。從來印板刷來。模子脫出。不是神明妙用。聖賢學問。豈在死套上模擬。卽功夫從踐迹來者。亦必筌蹄俱化。而後可以入室。非謂入室後。而始化其筌蹄也。若死靠着迹。則終不能入室矣。惟善人生來血脉甚真。只憑性地發揮。不依典要。不傍程途。不從人脚下死討生涯。於聖神骨髓處。已相印合。豈非天資第一流人乎。却也未嘗一往入神。便到深微田地。若欲神而明之。功夫則在深造。此際火候。蓋難言之。所以天分人工。要在兼到。則不踐迹。乃是入室真血脉。真路頭。如時說不幾。究竟善人乎。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兩乎字有且信且疑未可定其取與之意然畢竟是兩語之而意自見不必偏言

此戒取人以言也。別樣的言論都易辨。惟有論得篤寔的真真切切。像個君子。却是難辨。蓋人只知巧言浮言不可信。誰知論篤亦未可遽信。君子是有德有言的。色莊是模樣莊嚴。恰像篤寔光景。乃有言未必有德的。論篤中未始無君子者乎二字。雖非定案。亦不得煞認疑詞。政是隱隱問心的語氣。不抹殺君子。則疑案反是定案。若一味抹倒。則色莊句亦贅矣。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

兼人故退之

子路進問。夫子當頭一棍。冉有退問。又從腳下一篋。各有化裁妙用。赤之問。雖重在辭。然原不問辭求。還問赤耳。此見聖教如化工。因物而賦。凡行着不得一分退怯。却又着不得一分馳驟。雖制行之精神。所重在敏。而行中之節次。原不容盡廢。蓋天下大有氣魄的人。每每耐成挫折。動而遭蹶者。竊會失也。子路兼人之勇。更無人攔擋得他。何等果決。却只知向前絕。不知有個斟酌商量。夫子說父兄在。默默令他自去消化。蓋子路平素行事。儘有不照着夫子處。父兄二字。甚有味。曾子師也。父兄也。父兄亦可為師。師亦即是父兄。若是瞻前顧後的人。又叫他躊躇。則終身無果決之日矣。夫子之教。二子機也。正使默移于不自知。若就行上商量。便有許多碍處。首二段多說破。

則公西華不必復問矣。此與孟子居鄒章同格。即教人次第作文法也。若一口說盡。後無文矣。公西華知夫子必有緣故。特一証焉。以為已聞行之方耳。夫子對蓄縮不前者。特加鞭策。對才力有餘者。忽設防攔。特各因其症。以下藥。雖一進一退。總是要他行得恰好。所以為行之妙用。豈有意於其間哉。蓋行總以赴聞為期。而一進一退。反得其合。力行一路。乃聖賢鞭影。退之。正所以善其進也。前答問辭在。前後答問辭在。後赤所疑者在。退耳。描景全在兩故字。學貴力行。無論矣。然學問亦須有促柱。難為可繼。且走馬看花。輕舟放溜。有何意味。昔人謂猶龍守雌。致柔。政是強忍有力處。乃知黃帝老子是真狠人也。黃石公以進履折子房。雁德公任孔明拜林下。俱是此意。學問功名。道德意氣。人人只爭進着。誰知退着。蒲帆風候。人多矣。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子○在○回○何○敢○死○誰○人○說○得○出○言○外○便○是○子○不○在○回○何○敢○不○死○此○不○是○道○義○之○契○真○能○置○形○骸○於○生○死○之○外○者○安○得○有○此○此○見○聖○賢○以○天○相○信○處○當○時○絳○歌○三○奏○匡○人○致○辭○此○際○真○有○大○作○用○大○文○章○宜○為○揭○出○顏○淵○後○蓋○信○夫○子○必○定○無○事○不○須○賈○勇○向○前○輕○犯○其○鋒○也○子○曰○吾○以○女○為○死○亦○信○回○定○有○斟酌○決○不○肯○輕○生○因○其○後○至○而○深○喜○之○詞○曰○子○在○則○顏○子○知○夫○子○決○不○死○於○匡○人○回○何○敢○死○則○生○死○之○權○固○在○我○而○不○在○匡○人○矣○夫○子○曰○文○在○顏○子○曰○子○在○此○是○不○言○而○精○脉○相○照○處○識○得○孔○顏○不○死○與○龍○逢○比○干○之○死○同○是○一○義○然○後○可○以○死○可○以○不○死○此○學○問○豈○是○小○可○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非○與○二○子○所○以○折○亦○氏○也○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何○等○廟○成○義○正○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夫○子○平○日○語○多○和○此○獨○激○烈○必○有○其○故○想○上○然○見○父○意○如○逐○昭○公○必○素○畜○無○君○之○心○故○曰○以○迎○事○君○不○從○弑○逆○以○降○折○其○不○臣○之○心○耳○此○夫○子○陰○折○權○門○春○秋○卿○大○夫○皆○世○官○仕○者○必○出○其○門○故○仲○弓○亦○為○季○氏○宰○不○必○以○仕○季○獨○責○繇○求○使○繇○求○而○果○大○臣○也○夫○子○亦○不○因○子○然○而○故○貶○二○子○惟○二○子○未○能○以○道○尊○季○氏○之○心○且○因○子○然○有○誇○大○之○意○其○心○事○便○不○可○知○故○特○抑○之○異○字○當○照○下○道○字○虛○說○謂○其○正○心○脩○身○挺○然○自○立○於○朝○廷○不○混○同○流○俗○是○也○不○可○填○入○帝○臣○王○佐○語○大○臣○之○問○默○寓○無○君○之○心○夫○子○提○個○君○字○明○謂○大○臣○者○君○之○大○臣○也○所○謂○大○臣○者○不○從○君○之○欲○而○以○道○事○君○者○也○未○事○而○格○其○非○當○事○而○糾○其○謬○皆○道○中○事○也○必○行○已○之○志○而○不○可○則○止○者○也○不○可○則○止○正○道○中○決○斷○總○是○以○道○事○君○豈○漫○然○一○去○而○不○關○君○心○之○迷○悟○國○是○之○重○輕○者○而○况○事○非○其○君○哉○道○可○

道不可有一針芥相投處。此處一投如魚得水，幾微不對，畢世難合。道伸雖位在一命，而不失為大臣。道屈雖位在三公，不免為具臣。具臣者知效一官，能辦一職，如繇可使治賦，求可使足民，寔七各具得一用。當與下不從意相照，然則從之不知意欲何為，二子縱未能以道事君，豈不能以道守己？夫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一言而奸雄之膽落矣。勉公曰：以道事君，謂審出處之宜，必守我之正道，而不容悅以苟順也。所謂大臣者，才學膽器缺一不可。昔人謂范希文韓穉圭傷于粗，司馬君是病于細，則伊周其人乎。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子曰：賊夫人之子。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

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宣尼于子路每下毒手。願朴不識機變，正是夫子心事。以仕為學，非旨也。然其說未盡，非將有使人廢學之弊，誤天下不小。故以佞斥之。然子路定非佞也。

此商宰費之人，成人有喪，兄不為衰者。聞子羔將宰，乃衰。是禮義素孚者也。葬妻傷禾，不為償。曰：吾為宰，買道而葬，後將難繼。是誠治體者也。刑人而致人之悅，迫臨難而刑者為之策，逃者三是威信服人者也。子路乃直率的人，以費數畔難治，見羔一段朴茂天資，極相賞識。特舉以鎮壓之，不知費劇邑也。若非嘗學問之人為之，臨機應變不能無碍。將以空疎債事，敗其身名，悞已悞人，非所以愛之也。故曰：賊子路却未想到賊處在那裡，信口答應，非謂不學而可以為政，只謂為學之不必讀書耳。然此不可執為定論，且亦未是子路本意。但一時說來，似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最足感聽。故以平日之愚，佞懸坐之，蓋佞亦必子路所深惡，欲使惕然有省，而要非夫子真寔話也。然此亦就子羔論子羔耳。

若欲墜費則子與子路自可密籌何必就子羔身上作隱諱也子路之近理後來人臣稱不學者無如子羔冠華公二人定策扶顛其功名至令照耀史冊唐宜之嘗言學者胸中多有古人書要亦大利大害所係王介甫一代儒者使其做秀才時不熟讀周禮宋之天下不愛其利害予謂讀書而無識與不讀書而不讀書而有識與讀書非謂人盡可不讀書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赤爾何如對曰非日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 點爾何

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咏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曰夫子何哂由也 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論語卷六

先進十七

此見聖人用世之懷。聖人之作用，常要在寒地上幹。故轍跡遍天下，而無時或倦。聖人之丰神，常不於世境上拘。故雖終身不遇，而絃歌不輟。其與點者，所以進三子也。使他有現前認取的識見，與三子者，所以進點也。使他有腳踏寔地的工夫，待坐時正居，則曰時。夫子引諸子以言志，正欲自言其志，開口說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便覺有遲暮之感。曰居則曰不吾知，便有惜諸子見知無人，不得用世意。然在諸子身上，則仍是自負語，非扼腕語。知爾何以謂把平居何等學術去應人知也。從古聖賢用世，俱不取辦隙時。正此閒居無事之日，正好急急商量寔寔。勾當方是現成手段的確。拏得到底作用出來，皆有成就。夫子之期月三年，孟子之五年七年，聖賢有這狀學術，直下承當，便敢定這狀。

期限非若後世臨軍學劍，因病簡方，閒時間去，却待忙時纔忙也。維時驟則志在強國，句句要見難為意。率爾二字，想他急於見長處，以千乘攝大國，是動作有制。師旅兼饑饉，是兵荒難支一節。難一節，不得以時勢並言。古人三載考績，故驟求皆言三年。有勇則民皆勁，民知方則勇皆護。勇，子路可取處。全在此句。恁地承當，自是宇宙間不可少的。功勲經濟不數，桓文之富強，神情還讓唐虞之干羽。夫子哂之喜的，意思實多抑的意思。自少如人家父兄之於子弟，見其談天說地，雖未嘗不咲其張皇，然未嘗不喜其有本事也。正筦爾而咲意，方與問處有情。求則志在足國，如五六十自如，或意非六七十尚未敢當。為之內有厚生以開財源，節用以止財流意，故可使民財足富為教地，禮樂即在足。

民上見方不是粉飾吏治。禮樂不興則民俗無節。雖富易貧。是禮樂正足。民完局。但久而化成。原不可驟。冉求却不肯以足民爲已足。此中自有深情大用。在其言侯。正不能頃刻。侯則求之自許。寔先君子一程。朱文公曰。子路使民。非若後世之孫。吳冉有足國。非若後世之商管。赤則志在華國。禮樂本亦所優爲。因求之讓。而亦遜其辭。非能願學。口中是讓意。中是任宗廟。乃諸侯祀祖考之事。會同如春秋諸侯自相會同之類。俱是禮樂之會。衣玄端冠章甫。願爲小相。如云願處邦君之後。居小相之末。全在願學處寫神。方是言志。不只是束帶立朝景象。赤將于此收宇宙之中和。會帝王之控制。不徒在文物器數間。有人知者。以所學付之。願爲重小相。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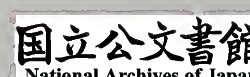
點始而鼓。鼓而希。希而鏗。爾。鏗爾而合。瑟而作。分明是狂者氣象。記者只因夫子與點。故爲細細點次。上以照率爾。下以映爲國以禮意。謂就此便可想禮意也。觀曾點自言異乎三子者之撰。迨承夫子之與。還問三子之言。何如。則暮春數語。分明只是狂者意致。其於眼前光景。頗能會心得趣。胸中亦自拓落。絕無一些掛碍。還未能把堯舜事業。就素位中陶鑄。及有窮居不減。大行不加的學問。若有此學問。將便把三子兵農禮樂。俱就我春風沂水。童冠詠歌中陶鑄而出。則三子之撰。都從現在中拈取。何言異撰。三子之言。都從現在中發揮。安問何如。故曰狂者意致也。玩下曾點何啻繇也。等語。寔因子路張皇作用。見晒。若求若赤謙退不遑。夫子默默兩下。都無可取準。故直置之耳。雖其狂態固然。未

必不因三子觸而出也。不然。何與何以之間。不相顧也。黠若曰。不吾知也。吾知有現前之樂耳。舊謂此處最忌一樂字。只可言胸中活潑不拘。竊意既是活潑不拘。非樂而何。有甚可樂。樂處正在懸崖撒手。更一執着。不得多少春風。多少勝地。幾個人曾領趣來。小人戚戚。世情役役。那有一時當風。那有一時梳洗。卽有流連光景。愁春歸者。却被他揪弄去。非能樂也。能樂者。無日不春風。無地不沂水。識得此意。則暮春只是隨時。指黠原非擇時。若說煞。却似夏秋冬。都是愁時。春服非擇衣。童冠非擇入。五六七。非限數。沂雩非擇地。浴風詠歸。亦非擇事。現前結撰。但無令當境錯過耳。異乎三子之撰。真異撰也。而夫子何以與也。不幾與知爾。何以之間。成兩截乎。非也。蓋自曾黠言之。原出無心。自夫子會之。覺

兵農禮樂作用尚須等待。只此現在眼前。領會得遠。包括得全心性。經綸不作兩端。自跬步而九州。瞬息而終身。小而一起一息。一言一動。以至天高地下。魚遊鳥飛。草生木長。帝禪王傳。莫非此理。貫徹圓通。何待安排。何待假借。元無成見。可以預泰。亦無死局。可以先定。古來豪傑。只爲知此意者。絕少。縱有經略于唐虞三代。恁地懸絕。今只勘得曾黠數言。直恁自在。畧無意必。這便是千古聖賢。寔寔受用風光。便是千古聖賢。寔寔經綸手段。此正心性經綸。打做一團妙用。夫子素有此懷。黠之言志。忽爾觸之。故不覺爲之興嘆耳。如此看來。則喟然一與卽是知爾。何以一片深心。原無兩截。非與其流連光景。無意用世也。如謂夫子到此熱腸忽冷。則淺之乎。觀夫子矣。

點○寔○自○謂○異○撰○忽○蒙○夫○子○許○可○故○後○三○子○而○問○欲○討○得○聖○人○意○中○事○耳○
夫○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意○以○論○學○問○則○就○素○位○中○而○天○地○萬○物○之○
理○畢○具○論○經○濟○則○還○須○用○世○而○天○地○萬○物○之○理○始○不○虛○三○子○之○志○固○未○
可○少○也○點○初○意○夫○子○哂○繇○在○為○國○及○夫○子○并○與○三○子○之○言○已○知○哂○繇○不○
在○為○國○故○曰○何○哂○繇○也○夫○子○指○出○為○國○以○禮○來○分○明○將○自○家○一○副○致○治○
手○段○說○出○與○他○令○世○有○知○夫○子○者○挾○此○以○往○唐○虞○景○象○死○然○在○眼○這○種○
經○綸○便○是○性○分○寔○際○才○力○意○見○一○毫○湊○泊○不○上○乃○知○此○禮○流○行○于○一○身○
發○揮○于○家○國○天○下○一○時○一○刻○離○他○不○得○即○春○風○沂○水○一○段○從○容○自○得○處○
都○是○禮○意○此○正○喟○然○一○嘆○大○本○領○處○豈○尚○未○之○知○也○及○聞○夫○子○哂○繇○在○
言○不○讓○益○信○夫○子○所○許○者○正○在○為○國○也○故○歷○舉○求○赤○亦○均○是○為○邦○者○何○

初○不○蒙○許○可○而○獨○許○已○語○語○都○為○吾○與○點○也○設○問○迨○夫○子○均○許○之○點○而○
後○知○夫○子○之○許○已○者○殆○有○深○意○不○徒○取○浴○沂○風○雩○之○趣○為○放○浪○形○骸○之○
資○已○也○說○者○只○因○唯○求○唯○赤○兩○問○說○不○來○直○謂○點○不○解○夫○子○哂○繇○在○不○
者○謂○點○於○春○風○沂○水○寓○堯○舜○事○業○何○太○深○也○繇○後○說○點○者○謂○點○不○解○其○
言○不○讓○一○語○何○太○淺○也○後○世○如○寇○萊○公○近○似○子○路○劉○宴○近○似○冉○求○各○寔○
一○着○在○事○業○中○幹○辦○點○則○坊○佛○陶○淵○明○白○香○山○蓋○識○見○稍○有○到○處○便○會○討○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

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

言非禮勿動顏淵曰雖無事斯語矣

仁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着已則無以通天下故須克己令天地萬物而始完其已離已則無以見天下故須禮已禮正已與天下開通之血脈止從視聽言動去其非禮則已克禮復而天下皆還吾仁中矣
此夫子就當身指點一仁為仁在克己復禮克己復禮在非禮勿視聽言動通章只是一句絕無葛藤克復須並提不得單言克己仁者人也合天下而始完其人合天下而始成其仁原不是自了一己之私自是執已不得大凡我與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相周旋者已也而其中

有○流○通○貫○徹○之○精○神○者○禮○也○如○君○臣○有○敬○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皆○禮○也○不○如○此○則○此○心○決○不○能○安○禮○以○達○其○不○自○安○之○心○者○也○人○人○各○有○不○自○安○之○心○故○一○克○已○復○禮○便○可○天○下○歸○仁○形○骸○稍○有○隔○碍○精○神○血○脈○便○覺○不○貫○徹○其○形○骸○之○與○天○下○隔○者○而○還○其○流○通○貫○徹○之○精○神○依○舊○是○天○地○萬○物○一○體○之○初○豈○不○可○以○為○仁○其○功○夫○則○最○直○捷○蓋○天○下○與○我○相○拒○而○不○入○吾○一○體○之○中○者○只○是○形○骸○隔○而○血○脈○不○通○不○知○天○下○原○無○一○個○不○是○仁○人○見○人○之○有○不○仁○乃○是○我○不○仁○也○誠○一○日○而○形○骸○盡○撤○血○脈○流○通○則○即○此○一○日○而○君○倍○加○愛○我○父○倍○加○慈○我○兄○倍○加○友○我○到○處○而○人○倍○加○相○親○相○愛○極○之○四○海○九○州○不○權○見○不○相○知○之○人○聞○忠○臣○孝○子○之○風○有○不○動○興○起○之○思○者○乎○彼○不○仁○者○天○下○共○惡○其○不○仁○則

仁○者○天○下○共○慕○其○仁○天○下○歸○仁○自○是○寔○理○寔○事○不○合○天○下○以○為○仁○終○未○可○謂○之○克○已○復○禮○為○仁○歸○仁○不○作○效○說○如○必○待○得○手○時○方○可○算○得○克○復○之○一○日○則○諸○子○日○月○之○至○難○道○都○是○不○仁○但○功○夫○有○作○輒○之○分○精○神○便○有○通○塞○之○異○大○約○夫○子○教○人○為○仁○常○言○其○近○如○一○日○用○力○力○足○欲○仁○仁○至○是○也○言○先○難○者○欲○其○揅○功○之○純○言○一○日○者○決○其○收○功○之○捷○亦○証○其○舉○念○之○真○常○人○且○然○况○顏○子○乎○焉○字○與○天○地○位○焉○字○同○歸○本○無○象○可○言○一○日○克○復○者○自○神○會○而○知○耳○其○功○夫○又○最○簡○要○蓋○仁○合○天○下○以○為○已○即○天○下○人○之○撤○其○形○骸○通○其○血○脈○皆○是○我○克○復○中○之○光○景○奚○事○向○天○下○尋○求○所○謂○領○下○金○鈴○繫○者○自○解○功○夫○全○在○念○頭○發○動○人○所○不○知○處○人○何○得○而○與○故○曰○為○仁○繇○已○而○繇○人○乎○哉○兩○已○字○俱○對○人○看○克○正○克○其○與○人○隔

者○繇○正○繇○其○能○與○人○通○者○矣○已○真○已○之○說○不○必○纏○擾○乎○哉○語○氣○蓋○深○有○味○於○此○已○之○得○力○宜○以○咏○嘆○代○鞭○策○之○詞○也○顏○子○便○要○下○手○去○做○曉○得○這○工○夫○不○是○懸○空○已○私○竊○發○多○端○故○欲○夫○子○歷○指○條○件○使○知○覺○察○夫○子○只○就○當○身○點○個○數○目○與○他○特○教○顏○子○當○下○識○取○謂○非○要○汝○除○却○視○聽○言○動○但○非○禮○勿○視○聽○言○動○耳○視○聽○言○動○件○件○皆○已○用○事○人○若○離○視○聽○言○動○如○何○為○仁○此○正○天○下○一○體○通○塞○之○關○非○種○躲○根○全○在○此○處○就○此○斬○斷○自○然○觸○處○融○通○蓋○克○已○者○必○于○已○所○時○時○不○相○離○之○物○而○後○易○而○難○盡○亦○必○于○人○人○可○置○力○之○處○而○後○庸○而○能○通○功○夫○極○精○微○處○正○極○平○易○賢○聖○轉○頭○處○凡○夫○亦○多○會○得○但○沾○滯○濡○染○無○毅○然○必○勝○之○力○耳○看○四○勿○字○何○等○斬○釘○截○鐵○勿○字○卽○上○克○字○正○教○顏○子○寔○寔○在○視○聽○言○動○處○簡○點○惟○其

有○視○聽○言○動○可○據○方○無○容○躲○閃○無○容○襲○取○功○夫○乃○為○確○寔○若○高○標○性○命○而○動○容○未○免○失○禮○者○非○夫○子○所○為○訓○也○這○四○勿○光○景○初○地○與○究○竟○地○一○然○但○初○地○須○省○察○克○治○究○竟○地○精○神○卓○然○動○自○不○滅○念○自○不○生○此○是○通○天○地○真○命○脉○處○顏○子○請○事○寔○見○得○易○簡○宜○截○無○有○一○絲○支○離○擬○議○只○就○此○脚○頭○踏○處○便○是○下○手○之○時○所○謂○欲○罷○不○能○如○有○卓○爾○卽○在○此○一○時○立○證○矣○按顏子為仁為邦兩問乃聖賢大學術帝王大事功夫子語天德不過就視所言動上完其為人之道道不道就夏時殷幣周冕虞韶上完其以人治人之常經可見帝王神聖學術事功只是中庸只是禮後世王安石父子一僻一傲搜亂天下說者評其不仁乃無禮是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關目

論語卷六

顏淵廿四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復禮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克己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天下歸仁也。教無廣狹。承當亦無異。此夫子就當境指點一仁。天下惟極小心人。能體貼人情。綏平衆志。出門使民。只是拈出借案話頭。不必泥定。說出門便無時不該。說使民便無事不該。待賓祭而敬。是未賓祭之前。必先有不敬也。是既賓祭之後。亦終有不敬也。且其當賓祭之候。亦未嘗敬。蓋敬從賓祭生。而吾心寔未有敬也。吾心有主。何見非賓。如見者不必設賓之見。併不執見賓之心者也。吾心有神。何承非祭。如承者不必設祭之承。併不滯承祭之心者也。動靜無不貫徹。心思無不徹底。只在一如字。討出仁者隨處泰心法的精神。這正是推心的張本。不欲勿施。正如見如承。內一片精神相。灌注處。恣睢自適的人。知有已。不知有人。若小心翼翼對人。自吃痛癢。

自無隔膚之視。此乃為仁的寔事。敬恕乃聖賢本領學問。即依註作敬。恕何妨。邦家無怨。乃教他着實下手用功。把此作個証驗。無怨者。我與邦家一心。尋他閒罅。不出。此是收捥最密處。蓋世界缺陷。即是此心未曾圓滿。須知怨根消處。方顯得我全體圓融。方見得我工夫不漏。舉邦家而統萬物之數。舉無怨而見天地之心。到此纔是睽天下為一體。所以為仁也。六句緊緊頂接合成一片。方成個仁。仲弓請事大段。與顏子無異。後來詣境。則隨人自造耳。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視聽言動。言之一途。最易輕洩其言也。訥。明是非。禮勿言。學問。夫子明言其難。自牛以為易。後世亦爭以為易。而較量于訥言。言訥何為。



此夫子就言下指點一仁仁人所與家國天下流通者每藉言以為樞
機古來聖賢所致意於三緘者正以一言輕發禍家國毒蒼生玄黃戰
血而未有已夫豈細故惟仁人把持得定涵養得醇其出言自有斟酌
此非有大學問者不能夫子指出仁者其言也認分明教司馬牛就言
下簡點正說下手功夫非舉成德阻其從入之門牛却不理會到此看
得十分容易夫子指出難字謂本寔誠之為耳使將仁中當做的事寔
寔體貼行過一步纔是一步做得一尺又是一尺任重道遠真有許多
難處雖欲輕易其言庸可得乎難之一字千古聖賢心法豈以為牛而
姑與之淺言得無二字煞有精神若只徒為司馬氏發藥則顏子之病
何多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

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還有平時克治功夫在

仁者不憂勇者不惧合成君子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雷震而不驚
平地而恐涉風波而不惧須知英雄家傑皆從兢業來不但足且習
此言君子只還無憂懼之體世途儘日是憂懼故聖人說不說無夫
子意以君子的人纔不憂懼非謂不憂懼的人便叫做君子正欲令司
馬牛自去想當盡何樣工夫方成個君子司馬只看是冥然悍然光
景夫子提出內省一段令他從心前隱微處勘世上事儘有大庭可對
食飲寢處而默默心事不可自對者何限險處惶惑原是易處錯過不
曾做得工夫也縱靠着仁義道德只討個好題目做去未便能不憂懼
也內省中真有戒慎恐懼的學問有一分戰兢方可得一分便宜須是

仔細省察心上要打得過乃能不疚何憂何懼政從憂懼中來蓋君子是個大擔當人主張世道幹旋造化正如家常茶飯馬視黃龍如轆駘舜遇雷雨而弗迷何等輕脫何等自然本無所憂而於何憂本無所懼而於何懼玩夫何語氣却似君子與人世應感漠不相涉若無內省工夫又未免闢入晉人麀壇酒灶於此見聖賢學問入手處司馬氏兩番覆問人皆以為兀突然天下儘有詎言而未可謂仁者不憂懼而未可謂君子者得此一洗刷亦千古仁人君子之首功正與子路如斯而已乎同意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

何患乎無兄弟也

君子處兄弟之變都要盡其在我手足之誼雖知其不可無情而不知其不可無學無識若徒以情心憂心畢天倫之事用心亦淺薄矣此教司馬以格天立命之學牛兄向魍欲弑宋公其弟子頊子車亦與同惡我獨亡謂只當沒有兄弟的一般子夏曰商聞之矣君子不為無益之憂天下惟死生可以言命而骨肉之間必不得言命是命止能行于死生至君子之骨肉而反窮天下惟富貴可以言天而處骨肉之際必不得言天是天止能操其富貴至君子之處骨肉而又窮然則君子將何如吾聞敬恭者君子自脩之道縱不為人的而聖賢之理自應如是敬恭亦君子處變之方既以之為已而權宜之妙復在於斯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雖四海之內皆可聯為兄弟何患一家無同氣

關目

論語卷六

顏淵廿七

而○憂○其○以○悖○逆○終○哉○蓋○仁○人○君○子○必○不○能○一○日○不○念○兄○弟○然○使○念○兄○念○弟○遂○足○以○困○頓○其○學○問○而○使○之○一○籌○莫○展○則○聖○賢○之○學○問○亦○鈍○拙○而○無○濟○矣○左傳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將討之未及魋先謀於公知之召皇
司馬子仲及左師向巢以命其徒攻桓氏向魋遂入於曹以叛民
取之而奔衛司馬牛致其邑與往焉而適齊魋奔齊牛又致其邑焉而
適吳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慙○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
深○時○其○難○
膚○受○之○慙○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家○庭○邦○國○無○處○不○有○譖○慙○無○日○不○遇○譖○慙○同○室○操○戈○骨○肉○參○商○皆○此
輩○為○之○譖○慙○是○于○古○常○仲○之○權○夫○子○正○于○人○情○極○巧○妙○處○指○出○精○明
兩○不○行○焉○多○少○含○味○蓋○深○嘆○歎○兩○根○之○難○反○而○心○境○空○明○之○不○可
幾○也○唱○嘆○正○在○此○處○兩○也○已○矣○嘆○想○神○情○別○有○微○机○所○以○明○遠○處○可
想○不○可○說○深○有○慕○乎○其○人○之○意○前○段○是○正○告○明○字○後○段○是○替○嘆○不○行
之○妙○盡○抹○題○面○固○非○若○假○為○先○輩○兩○比○板○對○更○失○真○神
此○言○明○有○近○体○者○自○有○遠○神○譬○如○鏡○然○功○夫○全○在○磨○拭○上○不○在○照○物○上○

處○世○而○亟○求○明○此○亦○世○道○之○憂○然○稍○有○一○念○一○息○之○不○明○則○又○為○身○心○
之○咎○子○張○有○意○求○明○識○想○熾○然○不○免○思○窮○極○高○遠○流○入○刻○核○夫○子○則○謂○
此○耳○目○几○席○之○前○每○見○情○僞○相○攻○智○故○相○取○譖○以○浸○潤○慙○以○膚○受○能○令○
刑○賞○無○權○是○非○無○主○忠○臣○孝○子○雪○涕○無○從○貞○婦○良○朋○拊○心○浩○歎○真○有○無○
限○播○弄○倫○極○難○知○之○情○態○此○聰○明○所○不○得○用○察○識○所○不○能○窮○正○不○得○遠○
驚○其○精○神○若○意○其○譖○慙○而○不○行○則○是○譖○慙○猶○淺○而○令○譖○慙○之○不○行○者○亦○
淺○惟○從○悲○憫○之○心○腸○潛○消○隱○深○之○机○械○神○自○恬○而○心○自○苦○尋○味○日○用○咲○
語○自○足○相○還○神○情○自○足○相○授○家○人○一○体○仍○如○是○其○藹○然○但○令○彼○不○能○為○
害○亦○自○可○與○相○忘○多○少○婆○心○多○少○作○用○這○等○去○處○事○億○逆○則○愈○昏○窮○微○
暖○則○愈○障○必○非○揣摩○物○情○可○得○全○是○胸○中○原○無○情○根○始○能○使○情○中○之○影○

當下鏘鏘胸中原無識種始能使識上之緣拈搭不上此其心境之精
微深邃視夫索隱鈎深者何啻千里安得不謂之明安得但謂之明而
近如鏡之明者不必往燭萬形而其能不昏翳處却便是遠也明即是
遠人亦知之但可謂明句一着講語遠字便另生枝節須輕七帶過浸
潤二句順題再唱方得位置從來宵小之禍非但不當感溺并不當憤
激陳竇誤投其机故漢移為魏梁公善藏
其用故周返為唐止一不行不用盡誅流放手段此中正有無數銷
弭無數補救方是真明真遠可知光武高漢宣一着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誰問得此乎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
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
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說者以兵食足為民信如此則夫子曰足食足兵可矣何必更說民
信如此則去兵去食并信亦去矣何故曰民無信不立蓋信未嘗不

在足食足兵之中而足食足兵不可以盡民信之事專務足食足兵
者富強之主也足食足兵而又民信者帝王之治也急急然足食足
兵而民疑之者荆公是也赫赫然食足兵足而民疑之者商君是也
須分三件為是兩不得已問答非子貢宣尼不能
此提萬世立政之經兵食者富強之別名然必有民信一段光景而後
可以言富強不然則只是齊桓之內政商鞅之阡陌與帝王經濟何與
故王者未嘗諱富強而必以信為富強之本霸者未嘗不言信而第以
信為飾富強之資食兵尚須相機調度而民信則徹首徹尾隨時隨事
無不有這點血脉貫注其中在食兵之中亦在食兵之外百姓漸漬日
久忽然躍露血誠不能自遏未押之矣兩字以政至此而始全也繇夫
子之說夏商周至今存可也子貢更要夫子分別個先後輕重出來故
商所去去者猶言可緩得那一件也子貢言其變而夫子終不以苟且

衰世之法窮兵食以去信亦言其理而已說者謂去非真去思其所以可去政不容不早為計言去即隱以存其足兵食之旨若孤留一信以待斃何其迂腐竊意此法諒子貢夫子自是曉得無煩後儒過慮但子貢一則曰必不得已再則曰必不得已政欲直窮到底權其緩急定個不易之經使夫子此時亦似後儒之見曰當早圖之勿令有不得已則聖人亦迂腐甚矣此與孟子桃應章同意夫子若曰平居固當結之以信危惡尤當鼓之以信蓋安常時兵食信係從容積累工夫到危急時兵食則權宜處置之術信則臨時激發之機天經地義何人可忘一便醒古英雄拯敗扶傾都覩得此一着為子死孝為臣死忠仗信以立相維不解若沒了信則見利必趨見害必避子叛父臣叛君土崩瓦解

鳥獸散矣故曰民無信不立嗚呼臣子所以立心即國家所以立命萬不得已之秋非此信何繇濟哉死事成事莫不在茲古聖賢所以不腐也宋徽宗括民間玉帛賂金晉惠帝官人皆編卒伍如此兵食堪濟甚孤城無一人叛者是終不去信的樣子夫子出此危激語以作忠臣義士之氣豈可卑乎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

馴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子成主於矯世近夫子寧儉之旨子貢主於持世似夫子彬彬之說均之欲維世均不可說壞

此子成子貢商救世之術君子是有移風易俗之責者當重看而已矣何以為語甚斬截意主救世故曰君子既有甚美之意而為過激之言

所以可惜。須知文不是個虛文。世界全靠這文扶持。從來聖賢無掃除文物之論。五帝三王皆以文治天下。夫子從周正。從其郁郁之文。試想郁郁兩字。生趣躍然。只為人生趣蕭索壞了。至文罪固不在文也。子成只把文認做虛文。故欲去之。子貢却謂質文相離不得。去質之文非文。文正以輔其質。則文猶質也。去文之質非質。質正以主其文。則質猶文也。假如父坐子立。君拱臣拜。就使儀文未設。人心各有這個在外面。許多儀文。不過托這意思出來。何嘗于本體上加添些子。是文固無殊于質也。就是率真而行。不加一些點染。亦未有當立而反坐。當拜而反起。這本色處。何嘗不具文。承是質。亦不殊於文也。譬之樹然。繇幹而華。繇華而寔。都是化工自然之巧。分開不得。雕繪不能。惟剪絲以綴之。樹

是則宋人之刻楮葉者耳。且如皮之有毛。其潤澤處。正從質地之美生來。今若把文一起撇下。這質便是枯槁之質。虎豹犬羊等之一鞞。鞞則有何分辨哉。夫至君子一無辨于小人。又何能以質挽回世道耶。裂冠毀冕之無等。究竟與歌雍舞佾之無等。何異。此世界所以賴有君子哉。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其言似反而寔正。其意似迂而寔切。

徹廢而民無蓄年。饑則并正。供不給。若行徹則上下通蓄積裕。歲不為災。正供自無不給。有子此對。豈與公問不相照。徒為迂腐之談耶。此有子以足民為足國之旨。是真實經濟。不止君民一體。及藏富於民。緩急倚靠。收拾民心之說。哀公明怪。素無積貯。致當年饑。百姓輸納不

前而用不足。議欲自今從履屐之外，更加籌畫，以爲他日備荒之策。豈年饑正額尚且缺供，反欲加賦之理？還是繇來說者誤耳。話頭一誤，所以愈覺有子之言爲迂濶。有子豈不知魯此時二猶不足，但公家十二之賦大半入于私家，一應征貢三家隨時獻公而已。所謂祿去公室是也。國無積貯，民又重困，到荒年正供已無所出，何待加派而始無策？若徹則量其田之入，度其官之出，因田制賦，因賦制用，所立稅法原足供國用。繇是三年而爲一年之蓄，三十年而爲十年之通，民有餘蓄，雖遇年荒正供自是不缺。有子若曰：與其取二而耗之私門，何如行徹而留之民間乎？蓋字下得極活，見昔也行徹而足，今也廢徹而不足，繇此觀之，何不依舊行徹？蓋字是商量語，氣公未計二之所入從何而消，徹之

所餘爲誰而留？曰：二猶不足以備年饑，如何其徹有若始正告之曰：君之所倚者百姓耳。誠行徹而百姓有餘一餘三之儲，雖值荒年而惟正之供有所取給，君孰與不足？若不行徹，在豐年民間已苦無餘，一遇年饑，民苦益甚，非不欲與也。雖欲與，君將從何處置耶？君欲策荒，必取祖宗立政之初意，與後世弊端之所自起，而爲權變之術，而爲權變通久之宜可也。有子斯言誠足國良畜也。若不從民起念，迨室如懸磬，是巧婦爲無粒之炊，真束手無策矣。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之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主忠信是有頭腦的工夫。徙義則所以善完其忠信之用。人情顛倒萬狀，皆自愛惡生來。太虛空中忽生出愛惡兩條，便是惑之種子。

此教子張以治心之功德本諸性惑生於情至誠而無妄者性也崇在還其所固有幻出而無端者情也辨在究其所本無忠信與義總是一德主者奉爲主宰動搖不得從者隨事合宜執着不得主忠信則無以立學問之根基不徒義則僅守硜硜之小諒徒義正善成其所主者功夫原是一套體用合一主輔相須而至誠無息精義入神卽此是矣故曰崇德詩所云日躋是也辨惑要從愛惡源頭上辨愛惡之不能生死人也惑易明也愛惡之不能無欲生欲死也惑難解也欲其生極狀其溺愛欲其死極狀其作惡只一人耳既要他生又要他死極言其顛倒此心曾無一毫主張非惑而何四語盡個惑的樣子寔粘不得指出是惑令人有破暗見明之意知其是惑卽是辨惑此心學也誠不二語

當是錯簡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自古及今未有大綱不正而可爲國者聖人之言順理平鋪似無意者而極切來問者膏肓故不覺聽之骨悚

此揭立政之經雖對景公言却是萬古至理敏政統于人道爲政先于正名不必問君何以爲君臣何以爲臣但使位君臣者還加君臣之名而君臣可思不必問父何以爲父子何以爲子但使位父子者還如父子之名而父子可思四者并言而君爲臣綱父爲子綱有責成景公意卽此是政不可言政繇此立勿添明良慈孝語景公旣善夫子之言則當反其所以爲君父者何如而臣子之經自此定矣乃其言曰信如君

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則是不揣一個頭腦欲大家分任其責又安能以君而制其臣以父而制其子也哉雖有粟兩語分明有懼禍亂將作食不下咽之意非徒空空善夫子之言也蓋景公此時所謂危葉易風驚鳥易落時也故聞言而感慨咨嗟幾與牛山之淚同其酸哽

崔 祗莊公而立景公公以為相嬖生少子荼公計立之逐群公子于萊公率陳乞作亂荼奔魯乞立公庶子陽生使殺荼遂專政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夫子所稱記者所述俱于無影無踪焉計出消息

此見服人必以其素片言折獄原非寔事乃虛揣其詞以贊之贊嘆處還在其繇也與一語說者謂折非折斷豈有言未畢遂能斷其曲直只是一出口而遂折服乎人人不敢爭飾以逞竊意言既未畢則人未知

所言何事何便屈服如此則似開口便驚人非服人此蓋認初出一語為片言也不知聚訟紛紛我以一語斷之固是片言即累牘不盡中摛一語定其罪案亦是片言安得以無頭無尾突出一語為片言耶折明是折斷而折服意具在可以字中且并涵得人不忍欺他的意思不然雖發奸摘伏亦只為深文之吏而已註忠信明決重忠信邊夫子取子路原取其平日故記者復想個無宿諾為片言折獄註脚蓋惟平時無片言欺人故臨時片言能服人也出庭中之片言固可面折其奸而慕生平之一諾蚤已陰折其萌不然何當時不信大國之盟而信子路之一言乎無宿諾原與折獄無干須從此中想個活子路來方知片言可以折獄之妙所謂寧為刑罰所加無為陳君所短是也又如鞭朴所甘

但勿使王彥方知。正此意。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使非驅使之使玩必也乎字直想到上古刑期無刑所在不明言所以使更悠然可思

此想刑措之風聽訟則是非之權專執于上無訟則是非之理共公于下聽訟是在民上去治民使無訟則即在我身上治民聽訟是處天下以亂而我獨治使無訟則我一治而天下無復亂聽訟是明察之官公忠之長按牘而理使無訟是王者以善養人能服天下景象也。大衆曰天與水遠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能謀始以絕訟端中與終不必言矣。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若說行無倦則氣力強幹未必根性而出若說居以忠則篤寔敦厚未必盡事之變居無倦退藏處天行不息行以忠作用處真性流行

此揭純王之道兩之字俱指政言居行兩字含着政字方得本旨為政

不難於外面振作但恐主宰處有不覺消歇的所在便一倒而不起矣

所以說無倦不於行而反於居無倦是打疊精神全不放倒為政者規

模次第儘有好看的然真假瞞不得此心但恐行將出來未免匿心以

全民則許多布置祇為粉飾太平之具耳所以說以忠不於居而反於

行以忠則事事着寔不着鋪排斯其為純王之政後世內多慾而外施

仁義即做得來不過緣襲格套而神情已厭苦極矣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美要發出君子一片轉世大力有無限作用在若無此大力摠有婆心亦濟不得其事試看小人敗美濟惡亦有極大惡力何況君子

此思淑世而歸其權於君子須在君子小人上着眼美惡兼念與事在

一人身上見不成惡正是成美處。一串看成乃因其有個端緒而護持。稅回之義重君子邊。君子小人起念處。只爭個世道與一已。而作用遂分。君子遇人之美。恨不能以身代。遇人之惡。恍若其身痛。故一君子可以成衆君子。即遇小人亦可共引以爲君子。必欲盡人皆美無惡而後已。小人喜同惡之相濟。忌薰蕕之不入。故有小人且不容有君子。即有君子且將陷之。以共成小人。說君子成就人。小人妬忌人。尚是第二念。君子小人各自見其本性自然如此。連自己也不覺得作首句題。固宜從君子生脉。當與不成惡隱隱相映。與小人隱隱相反。方得虛神。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此書曰。表正萬邦。上者表也。下者影也。表正則影正矣。政之義無切於此。

此下三章皆是身先之化。士庶人有身措之爲行。卿大夫有家施之爲事。獨是放諸君國。握諸王公。二三執事。曉夜而之。百千萬戶。神明奉之者。必號曰政。其義良可繹矣。政者正也。非釋政之名。正指政之寔。謂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人已盡隱攝其中。下方歸重倡率上帥以正。是做個樣子的。與人看便。有不敢不正意。子字重看。孰敢不正。與大畏民志。意同帥之而敢不正。必非政也。得正之一端。士庶可以治身。通正之四維。大夫可以理家。子若曰。子大夫苟共寡君。早夜置之。以仁義尊親之旨。紹諸先公。以禮樂征伐之柄。公之天子。不幾世爲姬之功。臣乎。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李氏竊國。是國之盜。康子奪嫡。是家之盜。且初言僕諸叛人。臧武仲曰。子石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盜。小人貧而不勝其欲。竊圖其所也。

此言弭盜之源。康子患盜，仍是患貧本意。大率民之多盜，多繇不足。民之多貧，又多繇上之過取。一有貪官而民之騷然，不能安其故業者，多矣。安得無盜耶？只一不欲，留了地方多少元氣，保全了地方多少人家。水寬則魚長，官清則民安。不欲一法，真千古止盜良方。欲字包得廣，凡有所覬覦，俾求皆欲也。雖實是設言以決其不肯為言外，便有雖罰不能禁，意味一荷字言前，要含一段民竊皆因子欲意，有欲便是教人竊矣。不欲不竊，直作找語耳。若硬說不欲不竊的道理，便失敲擊康子神情。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上之風，必偃。

康子動一殺念，如火之欲焚，夫于宛宛提出善字，如水之解熱，蓋欲其化惡人以為善人。日欲日風，其機甚捷。全在子為政上描寫來。此挈身先之教，司世者莫患不出於莫不然之塗，而行乎有不可知之域。康子亦是欲民善，却不知從身上尋討。夫子提出子為政，便見主張在手。意子欲善，當以子字為主腦。欲字如饑食渴飲，無時放下，是就心苗真切處說，而民善而字全無間隔。口則便有等待矣字，甚決。君子三句正以勢分相臨處言之，正見為政者之易于鼓人語語，回他殺機。二德字雖虛，亦領上善字說來。風草是借言，不是喻言。上字只依字而加，尚意自在其中。伊德風題本位則有和風怒風等語，請客則有景星尚意自在其中。雲非語瑣瑣貼合，殊覺可厭，只須會意為妙。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

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
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子張才高意廣，豈全然不下功夫，而專事欺人者。若說到誠偽，判如冰炭。子張寧誤認至此，且亦安能欺得邦家。但其起念微有內外之別耳。要聞達兩種，俱是聖賢的人，發脈一差，故一邊俱向正罷。正穴一違，只向旁流，旁水走耳。

此○辨○為○已○為○人○之○學○聖○賢○兩○下○參○証○正○要○討○出○學○問○根○基○後○儒○何○苦○將○
子○張○極○力○攻○擊○把○聖○門○高○弟○說○得○不○值○一○文○看○子○張○首○提○個○士○字○地○步○
儘○高○便○非○開○門○僕○子○鄭○重○說○個○達○字○精○神○所○感○必○非○無○本○能○至○然○人○已○
相○通○之○際○最○易○錯○認○路○頭○若○不○自○家○蚤○為○認○取○功○夫○終○無○入○手○曰○何○哉○
曰○爾○所○謂○喝○得○子○張○通○身○汗○下○然○後○與○之○辨○折○精○微○則○精○神○自○歸○併○一○
路○矣○何○如○斯○可○謂○達○正○問○能○達○的○功○夫○因○夫○子○當○下○一○詰○無○可○體○貼○達○

字○模○樣○姑○借○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形○容○個○達○字○境○界○來○夫○子○恐○世○之○驚○
于○聞○也○謂○既○說○是○聞○則○止○是○聞○即○便○非○達○毫○厘○之○差○天○地○懸○隔○其○辨○不○
可○不○嚴○也○如○謂○子○張○認○聞○為○達○已○非○本○意○謂○子○張○言○邦○家○必○聞○就○只○在○
那○家○上○着○精○神○則○夫○子○言○邦○家○必○達○亦○可○言○只○在○那○家○上○着○脚○那○是○聞○
非○達○下○不○得○一○字○註○脚○

夫○達○也○者○夫○聞○也○者○兩○句○喝○起○分○界○甚○嚴○須○着○眼○質○直○三○語○對○堂○堂○乎○
張○也○反○看○是○極○朴○寔○極○小○心○一○等○人○色○取○仁○二○語○照○為○難○能○也○然○而○未○
仁○正○看○是○規○模○濶○大○寔○詣○不○副○一○等○人○勿○說○壞○質○直○者○性○質○本○直○猶○云○
天○資○朴○茂○之○意○此○處○不○惟○無○些○子○矯○飾○原○不○着○一○分○意○思○質○直○是○主○腦○
好○義○即○從○質○直○上○看○出○天○下○直○性○的○人○每○認○真○太○過○不○近○人○情○他○却○有○



多少員融。可見真正學問。無板煞之理。只就素位中所當做的去做。絕不奇奇怪怪。丟去本等。另做一樣驚世駭俗之事。此正是他闇脩下手處。觀察不是窺人喜怒。全是說他自忖自疑。小心謹畏。正是好義的功夫。慮以下人。直從根深。寧極處。馴擾血氣。去傲去太。不為軒昂恢大的樣子。象恭不足言也。觀察不自是也。慮下不自滿也。此非為調合世情計。有德性人心。自虛氣自降也。步步緊密。俱是向裡工夫。闇修學問。必達不重人信我。只重我精誠所極。有以孚人色。取仁乃外邊做得十分熱。開浮慕萬物一體之懷。似於人無不加親愛者。而自家精神力量。未能照管得來。不無違其初念。彼亦自謂處世該是如此。所以不疑。而不知反到近裡。着寔下手處。故那家亦喜其有意親人。而名譽歸焉。黑白

異同。正是針頭芥子。若云欺世盜名。則轉盼破綻。行違本心。則不仁已

甚。不惟那家哄不過。想子張之痛絕。此亦已久矣。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

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

及其親。非惑與。

德崇于心之純。慝修于心之專。惑辨于心之平。皆是心上功夫。若心不純。即不可言德。心不專。即是慝。心不平。即是惑。

此教樊遲以治心之學。遊息之會。不忘事心之功。故善之。此等處。最可想像光景。崇德必有崇之之事。得是理得於心。既做工夫。豈不要得。但着此一念心力。便分故須將進德的事。急急趨上前去。至於得。則直放在後面。勿正勿忘。勿助。待他火候。自到。不去輕易承當。功夫只不歇手。

自然有進步處。註中日積而不自知。此解最妙。德與事與得。原分析不開的。先與後與崇。正須分析得開。凡惡之顯著者。猶易掃除。慝則惡之匿於心者。根深蒂固。端緒微茫。千頭萬緒。似有似無。理會時。真覺前念方息。後念又起。此方按伏。彼又跳梁。種種盤據。而不可解。若不掃蕩廓清。如何復得本來面目。然精神少有漏洩。便不能細細搜剔出來。攻其惡。無攻人之惡。但見都是己。有不是處。絕不見人有不是處。自不緣人以怨己。不怨人以緩己。不假人以掩己。不推人以容己。如此併心一路。則猛力所到。饒他惡根。有何不拔。如此方是聖賢慎獨學問。忿如火牛。一片無明火。按納不下。燒天燒地。果是把身命二親。都不復顧了。寔有此事。此理如止一朝之忿。可不終朝而解。非不共戴之仇。千鈞之弩。不

為。麤鼠而發。概若縱着氣性。使去忘身及親。仔細思量。着甚要緊。非惑而何時說。謂一損名譽。便已辱親。如此則一朝之忿。亦無甚利害。而惑處亦看不出矣。此皆求深而反得淺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

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

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

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愛却人之皮膚。使墮落親愛而辟。便不知其惡。若是欲並生之。意流行。其間則其生其不生。同。開動吾肺。那得不。知天下大仁。原是大智做的。仁人大。幾大用。都從智出。必分別區處。方能鼓舞天下。取舍不明。賢不肖混立於朝。千古不能治天下。仁智原一件。說不得相成。此言仁智合一之用。首節問答。是從仁及智。下兩問答。是即智見仁上。

勢順而下勢逆須提愛字作主。愛是本原。知是作用。知天下之明正愛。天下之仁所發自運于不窮者。朱文公曰。知人愛人。自相爲用。若不論直與枉也。一例愛他。不得大抵。惟先知了。方能頓放得個仁。首節兩人字。須着眼。言愛人就含下使枉者。直意言知人就含下舉直。錯枉意所愛之人。卽所知之人。共此人也。而愛之之心與知之之心。共此心也。言仁則惟恐痛癢之不聞。言智又惟恐肺肝之不見。題景在不深不淺。半吞半吐之間。須隱隱有個相通處。仍須隱隱有個不相通處。方不碍未達句。樊遲未達。只在智之一邊。恐其有妨於仁。故下只言問。智夫子下一使字。見得智有轉移曲成妙處。不舉便是錯太智之主。只有舉而已。究竟亦無錯也。其精神已照管到仁上。智不妨仁。不嫌謔。接。

能使二字。須渾渾還他。尚不與說破。能使之妙。機動于上。化成于下。帝王不自知。聖賢亦難說。宜遲之未解也。時文罰祿道德等語。殊覺惡道。遲聞舉直化枉已。曉智不妨仁矣。其見子夏而問。但不解智者。所以能使之故。欲向子夏再爲闡發耳。若言遲仍疑智妨仁。則不應如是問。子夏亦不應如是答矣。子夏富哉之嘆。想見智中有如許妙處。形容不盡。特借舜湯作個影子。亦終不能言其故。非呆呆將此作註脚也。蓋治天下。獨有舉措兩權。至于使枉爲直。機權鼓舞之妙。帝王用其道而不自識。且不能喻諸人。後人不可名言。只好想其世而已。子夏但舉兩個榜樣。使之意會。更不必再作知仁解也。仁覆之廣。全在有天下三字中。宜玩選於衆三字甚妙。一片精神。全是爲衆。無奈何而寄之一人。主宰提。

挈令之潛消默化。透出帝王轉移天下大樞權。要曉得選衆時。聖人待衆人。是何心事。蓋舜湯初意。人人皆臯伊也。選衆而與衆舉之。仍欲使人人如臯伊也。是用衆非用臯伊也。臯刑官也。二十二人皆賴其弼教之功。尹阿衡也。哲人旁求。亦賴其官刑之制。必言刑官者。見不但舉是仁。卽錯皆是仁。可知仁者之愛不止。春生末節。全從能使句着精神。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朋友相規誨。只一忠告便了。善道者。善其所爲忠告也。不可則止。非是忽然之謂。異以需其自悟。默以啟其回心。正是善道方法。此言交友。貴在至誠。對朋友。不要只在口頭。須剖肝露胆去告他。然又恐他依不得。更須善巧引道。當於理而適於情。至是而猶以爲不可。則當止。以觀其後。無令言輕聽厭於人。無益而自取辱焉。若未曾忠告善

道則未可以止也。勉齋公曰。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一失其序。則天不其分。不可得也。善而莫予告也。過而莫予規也。觀感廢而怠心生。講習疎而寔理晦。則五常百行。顛倒錯繆。而不可勝救矣。然則朋友者。列於人倫。而又不所以紀綱人倫者。也可不重與。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看二以字。則未會之。先自有所。玄覽而非驚傳。以溺心。卽輔仁之時。自有所主持。而非徇人而忘己。蓋必主張在我。方能定收友之益。此曾子博約功夫。而資友以自助也。文者心之英華。卽友所共爲發露者。古人之文。今人之文。摠一心也。如血脉在四肢。如春光在紅紫。生生不斷。這便是仁。但心不能出而默証。必藉之發露者。假文藝精華會合。那友之精神志慮。來擷六藝之精。闡千聖之秘。講習一堂。機鋒互起。能使我精神勃發。而心趣生機。疊疊不能自己。說得會字。精輔仁便得肯。

要則文并化而為仁而不徒守其筌蹄矣故曰矧伊人兮不求友生須
○生○者○友○也○以○文○章○為○精○神○以○朋○友○為○性○命○君○子○之○學○無○踰○此○

論語卷六終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請益曰無倦

論語卷七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請益曰無倦

○無倦雖在先勞之中然非子路請益天下後世安知先勞中有此悠
久之神故非有子路之精神力量者未可漫言請益毋徒作意氣觀
此提立政之神先是率先即有後求無後非意勞是為民勤勞即日見
不遑意夫子不說如何先如何勞而第曰先之勞之蓋以子路極是個
任事底人故件件使從自己身上做起一味倡率更不問人兩之字便
透到心上可想見其全副精神獨力承當處子路是極有擔當的只看
得先勞易了故請益可見其圖難無已之懷夫子明知其無中畫之神
情但恐易視先勞而先勞中悠遠無息之脉不以經其銳進之神而商

所以益之者則直曰無倦而已。明乎非子路未可與言無倦之微也已。若言請益處便是倦根。此則進銳退速之常情。未可擬吾兼人之子路矣。當子路問政氣甚盛。子曰先之勞之甚簡。請益心甚競。子曰無倦甚。恬凡與勇者言務養其和使之無所欣無所厭。只平平常常幹去自是無倦。故人謂當先勞時便是無倦。吾謂非無倦不可言先勞。先勞無時了則無倦亦無時。已吾夫子之益子路者深矣。後世圖治太勇始有難繼之憂終有易哀之患

讀此可令庶玄宋神龍。猛然回首。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

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為政全要得大體先有司三句。總揭政之大體。舉爾所知三句。是舉賢之大體。極敬慎又極簡要。

此言為政當識體人謂是聖賢簡要之體。吾謂須識聖賢敬慎之心。不侵所司乃董厥成。先有司是敬摠攬之體。率先奉公統理之道得矣。過出無心雖大猶小。赦小過是敬撫恤之體。哀矜勿喜自新之路關矣。至若與我共國事者莫如賢才。舉賢才是敬明揚之體。為國樹人推讓之風宏矣。三段固不容混。只須依題層遞說下。不必板對。到轉下節去。先赦二條。正須落落打發。不必步步回顧。仲弓焉知賢才。一問直欲身所在處。無令野有遺賢。使岩居川觀之儔。盡通約結之氣。何等意願。玩下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則仲弓之意當謂有一邦之責者當盡識一邦賢才。任一方之寄者當盡識一方賢才。時說謂以一宰而欲盡知一時賢才。恐仲弓不如是呆誤矣。夫子却告以舉爾所知者。言爾只自盡爾心。

則執政之心。可告天下。天下之耳目。皆我耳目。一知為鵠。懸以聽各致之風雲。聖賢豪傑之轂。滿天下。無非爾之知也。一舉為程。隱以集共殷之夢寐。同升汲引之風。遍宇宙。無非爾之舉也。然則舉所知中有多少。敬慎處。只此不敢自欺之心。舉一人與舉萬人。同是這副心腸。何憂不盡知。耶仲弓發問。意甚廣大。為國荐賢。原無一毫自私延攬之意。夫子亦不是教他與人公共。正以自盡其心。便自廣大。彷彿疇咨闢門景象矣。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

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正名如謂廢輒立卸。真是迂論。即謂感化其父子。亦屬揣摩。至謂夫子托言正名。摠不仕衛。則聖人亦無策之甚。於衛孝公。公養之仕。夫子何嘗不仕。若其待子為政。諒聖人自有其權。蓋衛君於祖孫父子之名。糊塗混去。不過為得國念重。苟且而然。若令你名一無所苟。則祖自不得不還為祖。父自不得不還為父。祖父之名。既正。衛君雖欲不認其父。而不得。首即不言感化。已不覺入吾轉移中矣。此正聖人定寔經濟。足以措國於不傾者。真衛國第一着事。豈是惟宜抑且之譚。後儒何用紛紛揣摩。

此籌經衛之政。當時衛國洵洵不靖。子路與夫子商。所以救亂之策。非探夫子仕衛與否也。待子為政。設言衛君委心聽任。而屬子以為政之權。正經綸所得施者。何說者。皆謂為政屬衛君。不屬夫子。耶。奚先謂政事多端。將何者為下手先着也。正名只虛虛在稱謂上挑醒。曰必也。猶

言不爲則已爲則斷無出此之意若衛君之能從與不能從固未暇計也子路之迂夫子不是全不曉事亦不是左袒衛君彼意夫子若得政於衛自有救時行道之急務何必區區理會人父子之間且衛君已立十二年一旦正起名來則輒將不得君衛疑夫子有更置之事父子祖孫之際一時難下做手故曰奚其正調怎麼正得來非謂不必正也然夫子自有妙用在非血氣人所知故夫子不言何以正名的做手只指被他不知的病根野如鄙野謂草莽之見不諳朝廷之事君子乃留心經世之人所不知雖認以爲知而心下還有信不過處闕如非不言便了想一如字有無限徘徊歎然自疑不爲附會不敢苟且輕議之狀蓋天下有一等議論見爲空言而寔關係朝政如正名一論必非可以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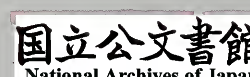
可以不正而遂已者子路看得名是虛的夫子却步步說到寔事上去看他一步緊一步恁地真切見除却正名別無救時行道之策名不正三字是頭腦下不順不成不與不中無措一齊都到更無漸次如君臣父子是名稱之爲君爲臣爲父爲子卽是言若父名之仇祖名之父則號令國中赴告列國出口必定慚阻故不順事卽相臨相接之際一應事體依他這等做去把父做仇與兵拒之把祖做父而承其國豈成個事體故事不成事得其序之謂禮若以孫彌祖以子拒父次序安在事得其和之謂樂若以子仇父父亦仇子和順安在禮樂且沒個頓放處如何與條理旣紊便易任意顛倒喜怒旣乖便易任意恣睢亂倫滅紀之朝且必大肆誅僂以服人心故刑罰不中率意立威不原情法出入

輕重俱失其平。則民疑惑眩瞽。何所指其手足。名一不正。其關係直至於此。正名可易言哉。故君子必其可言者。斯名之則。名之時當何如。慎必其可行者。斯言之。則言之時當何如。慎。可言可行。勿下一層。二語却是正講。須一滾下。言者所以稱名者也。君子於其稱名。無所苟而已矣。位號之別。舉世但以爲官府相告之名。而君子必尋於稱人之本。稽於無敝之原。有轉旋大手段。大機。權在苟者。明知其不可。而姑爲之詞。無所苟。卽是正字意而已矣。見只是一個正名。便了。更無別法。卽是必也。意。句句要爲必也。正名乎作結語。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

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從吾儒大段學問。開闢稼圃心胸。與他處涉感應者不同。若說吐行有符。猶是空談。須看得。仕。隱。合一。處。方。是。聖。賢。大。學。問。
此見聖賢無時不以天下爲己。在樊遲見躬耕。馘。古聖人常爲之。故請學稼圃。然聖賢以天地民物爲一體。若不求志於阨居。而專心稼圃。其視樂道馘。馘者異矣。故夫子一則曰。不如再則曰。不如。雖不顯闢之。已婉拒之矣。若言吾之托業。別有所在。不似此也。說亦有理。如此則樊遲不應再請耳。稼圃之事。士人原不羞爲。但樊遲胸中。畢竟有個癖在。則視此身。渺不關于天地民物。故特點出小人兩字。以破之。不是卻絕。樊遲正要挑動他一點熱腸。只以冷語醒之。小人不是志趣之卑。只是



一夫一人之事無與于天下國家之計者也蓋吾儒起手便以斯世斯民為念便要做得居人上的事業非必達而在位方為上也三個上字對小人字看須重喝三個好字對學字看自念慮以至施為自獨處以至澄衆皆此一念之注必言好者見不可虛襲也如晉文當日大蒐以示禮出定襄王以示義伐原以示信畢竟非其所好如何能轉移得民心禮即我之以敬自處民之敬即以禮答我也義乃人心之公理合乎人心之公民之服即民心之義也信即我之情用于民處民之用情即民心之信也此豈儀文法制期會上討得來的故須真好始得聖賢之精神即帝王之動變若欲感人而始學則不可以言好也莫敢不亦即民心之好也即注下焉用語氣曰莫不則令遠近皆然矣敬服用情摠

凡聖賢學術作用之大不忍忽視斯民一段真心有以聯屬得來非區區尋常感應已也夫如是數語即上敬服用情之象焉用稼正見此種大學問在萬物一體處打疊規模宏遠那裏用得稼着若作代耕有人句面便小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子勉齋公曰亦視其所以誦者何如耳為人耶為己耶誦詩即踐行耶誦詩即精切耶一首之不同而能不能判其驗之乎心決洽而貫通體之于身切寔而專確亦奚不能之患若只憑口頭誦過無身心體認功夫安得有發揮之用

此示人以窮經之法古人窮經摠為致用然非有得於身心性情之間則致用亦無其本文武經綸周召夾輔天子勞來諸侯聘問那一件不脩於詩况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觀政温厚和平長於風諭可以觀言

從身心性情中流出者。吾亦從身心性情中體之。則觸處自然有得。非為要達政專對而誦詩也。不達謂不能隨方措置。通變宜民。非全然不曉之謂。不能專對。謂不能自家獨出正論。折服隣邦。非必待介紹協贊之謂。蓋心有真得。即得其一二語。可以妙無窮之經綸。心無真得。即誦遍三百篇。不過為方冊之故紙。非詩無用心。自不能用詩也。語曰。不善讀書者。讀萬卷書。無一字在胸中。其此之謂乎。未讀時。是此等人。既讀後。猶是此等人。真個是不會讀書。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湯霍林先生曰。若只正身一邊說。令行不得。譬策急須從不正一邊說。得危悚。凡看此詩書。須要得抑揚輕重法。

此見身教之重。須看其身二字上之出令。未有不正者。但全靠自家一

身。做個標準。不令。非寂然無令。甚言身正者。令必行。即堯舜帥天下以仁。亦必有五教。五刑。禮。正。樂。和之命。只是篤恭致化。有神行其間。故雖令。若不令耳。行者。彼。繇我而行。有默馳於無形意。從者。要他來從我。有強制於有象意。然身不正者。當出令時。已無真定。要民為善之意。看題意。似為不正令人者。而發精神全在下二句。若謂反言以足上意。則無味矣。人但知從正字起。不知從令字起。更有氣勢。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無限感慨。

魯衛本兄弟之國。今就其紀綱法度言之。正好是兄弟。夫子借此二字。以寓譏諷。語意却渾然不露。

此以譏諷寓屬望之意。魯初尊尊而親親。衛初明德而慎罰。其國本兄弟。那時之政。真難為兄弟。今時之政。亦猶是兄弟也。雖然魯秉周禮。衛

多○君○子○周○公○康○叔○之○遺○教○未○泯○特○無○人○為○之○振○起○耳○夫○子○雖○寓○無○窮○嘆○
惜○其○屬○望○於○魯○衛○者○深○矣○按魯桓公以弟而篡兄衛出公以子而拒父
政○相○似○卒○之○哀○公○孫○於○邾○而○死○於○越○出○公○奔○宋○而○亦○死○於○越○其○不○相○遠○
如○此○夫○子○兄○弟○之○嘆○其○感○深○矣○然○此○意○須○渾○而○勿○露○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曰居則是安之非作家也意欲無極無論擾擾不安造物忌盈高明
鬼瞰有失其居者矣一室盤桓于斯逆旅于斯嗣續造物人善消息
靜觀此善于居者也居室之善其所以居室之心善也若要了時何
時了若肯休時便為休三苟字三矣字之神寄託言外
此○表○公○子○荆○以○風○世○吳○季○札○來○聘○適○衛○見○公○子○荆○等○而○悅○之○曰○衛○多○君○
子○未○有○患○也○則○子○荆○人○品○原○住○居○室○其○一○事○耳○人○只○為○求○望○太○奢○至○終○
其○身○波○波○劫○劫○再○無○休○歇○之○期○試○看○公○子○荆○於○人○情○濃○處○獨○淡○忙○處○獨○
閒○此○大○解○脫○法○亦○大○自○在○法○非○其○胸○中○識○得○被○見○得○淡○安○能○如○此○安○閒○

受○用○三○曰○字○是○体○出○他○心○裡○自○居○的○口○氣○蓋○意○中○之○語○不○可○告○人○者○只○
為○行○穢○而○志○貪○子○荆○意○境○如○此○何○等○光○明○知○足○故○夫○子○即○就○他○意○中○語○
替○他○然○論○臣○節○者○當○論○其○立○朝○而○居○室○其○細○也○傾○當○時○世○祿○之○家○怙○侈○
成○風○攘○君○剝○民○廉○靜○之○操○無○聞○而○附○益○之○圖○不○已○正○從○居○室○之○不○善○始○
則○善○居○室○即○是○善○立○朝○的○隱○語○但○無○貧○寡○之○患○則○所○留○于○公○室○者○必○多○
夫○子○嘆○魯○衛○之○政○此○獨○舉○公○子○荆○善○居○室○其○言○微○矣○政○繇○齊○氏○祿○逮○三○
家○蓋○舉○一○以○風○也○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聖王之政與時消息若只用富教即極于車上輕輪何與類從當日
目擊低迴時發出一段隨俗制宜大道齊既庶既富兩問方不虛設
論語卷七
子路八

此見聖賢愛民深。夫子心存天下，偶觸衞民，不覺發庶哉之嘆。儘覺生意相關，若謂此非康叔所保，久而留所作新而貽之者，平即不言富教而無窮情事。已歷歷盡備其中，特因冉有之問，輒為拈出。聖人富教，備在周禮井田學校，自是萬世為治不易之經。時說謂此係開國之初，政不知雖興衰救敗，亦不過本此意而推之耳。不可雜以管狐范衞一班經濟，誠令元氣不削，本心不壞，覺車上肝衡時便想見經綸滿宇宙。玩兩之字，無限神情溢于語言之外。則富教本庶中所自有，亦必富教而始成得一庶，可加處正在此，但須上人加之意耳。

子曰苟有用我者，三月而可也。三年有成。

周李侯先生曰：當時沮溺丈人輩，看得天下滔滔，必無可轉，故寧其身棄置不用。此雖是他高尚，情却亦是他的手。段不濟，譬如負危。

病者中醫望之却走，有良醫者，獨自坐定，與他下力約定。他幾時能飲，幾時能食，幾時全然無恙，全是其術高也。夫子此言，寔寔見得當時局儘可挽回，故斟酌於期月三年之間，定個程期。此雖其一時校養之言，然非止以此解當年累世之嘲也。

此見聖人用世深心。夫子無限神情全在苟有用我者一句。用世之我，與用我之人，每每相待可者，興衰起廢，革故鼎新，紀綱次第，舉了有成者，治定功成，化行俗美，所謂至道者也。夫子治天下，必自勑一夫子局面，決不沿襲唐虞商周舊格，個中方畧手段，他人不能億度，只他自信得過到一時，必有一時之效耳。要於此中寔寔看出聖人經濟大手段。嘗用孔子三月而國大治，是期月而可寔事，只望人久用以要其成耳。三年仍不是任期約略言之耳。是商量語，是想望語，不是矜誦語。當云以世局籌之，文武成康之澤，未泯于人心，時事尚易為力耳。若謂孔子

以速化自效。何異處藁脫穎之流乎。蘇此推之。唐崩未渡。俱是自家失。月三年。唐末機括。只在一呼一吸。此古今時勢不同處。敬仲言霸則霸。公孫言強則強。世之力人。皆能以學許人。何況聖人。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滿眼殘回。釀成一片勝殺世界。無端想及善人爲邦。想及爲邦而至。百年。庶乎亦可以勝而去之。低迴斯語。真一字一滴淚也。此聖人思維殺運。題語是信百年之亦可。題意定決。不是百年必不可。乃是貪其久。不是遲其效。蓋爲當時殺運甚深。不可猝變故也。亦字宜玩。殘字正與善對。民惟習於不善。故多殘。不殺仍可爲善。殺之皆化爲殘。以殺誘殘。復以殘供殺。殺不可去。則殘終未可勝。屈抑之故。不勝長養之乃可勝也。要知寬猛之政。百年亦不一其法。只是意主於愛人耳。子產殺鄧析。鑄刑書。子亦以爲惠人。若一任悠緩。便是漢之元成。元之

未世矣。只說可繼之心。爲是善人久道之化。世不多見。留此一段議論。於天地間。便覺生機。滿目。夫子曰誠哉是言。所以逆折夫言刑名言法術者。玩味斯言。誠不容頃刻緩矣。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見得當時因勢。民風必須如此。日如有日必日而後有。不勝想像。慨慕之意。若止云王道無近功。反說得迂緩去了。此慨慕有王者起。必須久道而後化成。見不容停待意。王者是興道致治之主。不必說受命而興。仁是教化淪洽。元氣在在周流貫徹。如人一身。生意周洽。百骸無少痿痺。一般此就王者以天下爲一體。習出然如此。國勢如此。民風積之不厚。則入之不深。被之不廣。故云必世如有者。嘆其無有也。而後者嘆其不易也。如其有也。尚須必世。如未有也。更待

何時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當時政在大夫。壞法亂紀。殊甚。故發此言。從政所以正人。正人非正其身不可。所謂正身者。守法循紀而已。

○前章其身正。是規人主。此章正其身。是規大夫。正其身。如不悖綱常。不乖憲度。是也。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夫子蚤已為康子譖矣。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政。遠大夫。夫子傷之。久矣。故嚴以與事之辨。其為事。季氏不詳。有政矣。蓋發其私議于家者。直公議于朝也。此正體統尊朝。廷大議論。

○此夫子欲以政還魯。冉有既以季氏之家為朝。則以朝政同謀之家。又矣。有政是寔話其事也。分明謂公家之政。久已旁落。特其事而已。何有與聞之。一字不肯假借如此。

政乎。如有政三字內。有無限慨嘆。若謂魯惟無政。故至此。如魯猶有政。議者猶知魯有政。則魯君當摠裁於上。百執事參畫于下。雖不吾以。共訂正。然間巷共傳。老臣亦當與聽。安得謀之家中耶。當時季氏恬然不知政。不當議於私門。冉求亦恬然不知議於私門者。事則可。政則不可。此恬然之意。漸不可長。故夫子嚴別其非政。不獨警季。悟求亦欲使此義不晦於天地間耳。此便是作春秋心事。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

○精。此言在。數。虛。字。○原。非。寔。話。○子路十一

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真聖人之言

○主心自見其難便是與邦的機括○主心自恃其樂便是喪邦的機括○君而不知誰則必與其臣相揚勵又豈樂有不違之臣君樂莫違便是○主腦見得總之為君也或有言其樂者各持其說以聽人主自擇其與其喪全在為之者何如耳若徒求之言則誠未可以幾也

此見為君之難易係邦之興喪數幾字都訓成幾言近也定公求與邦於一言有易心焉故以不可幾難其詞言不可若是幾與在為不在言也忽然轉入人言頓跌出如知為君之難一句於不可幾者而此獨幾之見此一言關係最為喫緊人之言節正是知難之言極其為豈在此一言而竟其興終不出此一言如知為君之難自然如集木如履水不敢稍忽邦何不與之有如知句是緊頂人言知字原重但勿添下特慮

君之不知一語作兩層看引人言正悚動法也前後縮帶止是一意不必詳數為君多費詞說反失一言之旨惟其言而莫之違本是必亡的話又開出善不善兩路以相形無限提醒桀紂之世亦有龍比千古來安有莫違者但就其意所樂推之將必有誅忠崇佞之事此一念儘足喪邦何論言之善不善矣如其不亦是必然之詞猶云假饒如此還未甚大害耳此四字人皆知作虛機及落筆又犯寔位終為兩善字所粘正意原在下文着一呆講不得章內數幾字數如字皆婉轉曲折不為執一之論正使定公徐思而自得耳○哀公有言寡人坐於深宮之中知懼雖欲不危亡不可得矣知字何幸緊要衛君言計是非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所為君不君臣不臣也莫違之害如此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論語卷七

子路十二

○分明畫出王者得民心的景象。與葉公看。見為政者。當使民如此。然必有所以致之者。勉齋公曰。有意求其悅。且來。必有不悅。不來者矣。此欲葉公體察民情。以自考王政。以人情為端。悅是謳吟忻戴意。來是傾心景附意。近悅方是政。不悅非政也。遠來方是政。不來非政也。近悅而遠不來。恐涉于驩虞之私。遠來而近不悅。恐迹于塵蔽之附近。悅遠來。當于言外寫意。令之自思。至如何使近悅。如何使遠來。稍下註脚。便失其神。葉公西迫于齊。東近于吳。幅頓口蹙。國內大亂。遠人不服。故夫極其政。行之一國。一時便可達之天下。萬世如必因葉公。即從楚葉縣生情。因子夏。即謂為子夏救病。因昔父宰。即從昔邑立議。及對子路。子張。即以為箴好勇。規務外。把千萬世不易王道。竟作補偏救弊話頭。看成小小結局。此類不可枚舉。夫豈大儒之見。

子夏為首。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千古至言。

○有功之敏。聖人所貴。豈必緩圖。正誼之利。王者不辭。豈必去利。則無欲速。固非欲速。無見小利。亦非要見大利。欲見二字。總是眼中金屑。此揭純王之心。凡治一邑。都要以王者之政行之。王者之心。恬淡渾噩。一絲不掛。速不生於欲。速亦為恬利不域。下見小亦非瑣。終有欲便速。終有見便小。欲速見小。聖意原指桓文一輩。雖未嘗不是為民好念頭。然王伯分途正在此。是故嚴刻。惡屏瑣屑。其末也有儼然。外示優容。計圖社稷。而寔神動馳驟。念起纖悉者。無欲速。則無問速。不速。無見小利。并不論小不小也。若動於欲。則利欲速興。興之無漸。害欲速去。去之無漸。譬如十日之程。一二日就要到。必至敝車隕馬。傷定而反不得到矣。若囿於見。則萬全之畫。以一隅之利。而棄者有之。數世之害。以一日之利。而不顧者有之。故君子寧以一物不被其澤。為已病。不以一時之利。

爲已功上二句正須痛發要說得寔不要說得空下二句只是再申上
意非推原口氣須一直說下勉齋公曰事之久速有自然之次第事之
大小有自然之分量循其自然之理而無容
心可也一有欲速見小之心則私心而非正理宜其不達不成大抵欲
速見小是無學問不識時勢耳王丞相經綸夷險事取退簡此無欲
速也梁欲移都武昌而曰王者不奢儉易情此無見小利也今人必以
爲失計然時勢不可徒亂人家國矣偏朝之佐且如此何況聖賢之道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
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人謂證父攘羊心中有多少不自在處神明內何能徑遂故不直余
謂此輩忍心害理賣父沽名心中惟無一毫不自在處故齒弄至此
安得直人謂父子相隱爲直遂其心之所安故直余謂相隱而果有
自安之心仍是罔也非直竊意義方之訓幾諫之情兩俱未達心中
惶媿不安如何忍心何人言得此中儘有少不自在處則直道真有
完全具於胸中者故曰直在其中時說俱未透得至情
此爲賣君父輩痛下一針想葉公亦有不安于衷故舉以問不言心而

言躬明乎一躬之外子父亦不知夫子謂是以君父爲市而易名者也
假大美之名而行大逆之事至令君父不能致責于臣子而亂賊亦若
無所愧于其心此大亂之道登臺之兵晉陽之甲皆是也葉公所語隱
然爲楚之構抗致詰夫子所對隱然爲春秋之義描神周季侯先生謂
率其最初第一念而出爲直纔落二念便有轉折余謂處君親之際第
一念只是要好念頭若不能直遂初心雖至十分轉折原無失其最初
第一念相隱還未是第一念也若以相隱爲第一念挽回補救不設于
中曲亦甚矣不能不隱之中隱者自以爲無限委曲何敢認以爲直然
令人得指其精魂所在而形魄不足以碍之矣故曰在中朱文公曰苟
順其情而皆
可謂直則霍光之夫婦相隱可以爲直而周公之兄弟石碻之父子皆
拂其情而反陷於曲矣此則直之不能遂其情者若楚王將誅令尹子
闕也
論語卷七
子路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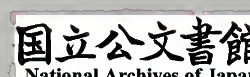
南。告其子棄疾棄疾不洩君命。父死亦自殺。李懷光之子。告父反於德宗。且自殺也。德宗欲全之。李泌曰。彼若不死。亦無足取也。二人皆可謂知春秋之義。此則直之不能安其心者。呂氏春秋。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謂之。不亦信乎。土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謂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語也。一父而再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誅也。陳司敗以諱君爲黨。葉公以證父爲直。徒知直之爲公。党之爲私。而君之親。不察甚矣。揚維節先。生曰。堯以天下與舜。非遠其子也。以爲利於丹朱。而不利於天下。不利於天下。而逾不利於丹朱。不利則莫如。不典而訟。隱矣。禹有天下。而於天下。非所愛。而私所親也。君誅其怠也。而子弗敢怒。家祭其勤也。而民神弗畔。民神弗畔。則郊之而積。用弗成。隱矣。秦伯之隱。也於父子。伯夷之隱。也於君臣。天下於是乎。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此示仁人操心功夫。仁渾在心目中。不可摸捉。亦無可指名。故就日用事。

物上指點最真寔最切近處使功夫有可持循居處執事與人已盡所值之境能操存此心使無一毫夾襍走作則就其居處不褻狎處名之曰恭就其執事不懈慢處名之曰敬就其與人不欺僞處名之曰忠非以恭敬忠來束心也恭敬忠乃仁之散見異名合之只完得一仁正指點仁中真際到處流行原不可認定這個心須到處皆在無少間斷便私意自無容處豈不是仁夷狄勿棄乃甚言其不可間也必到夷狄不棄方是無不恭無不敬無不忠而合之卽無不仁有問敬是主一如接陽明先生曰如此則飲酒時便一心在酒上臨財遇色時便一心在財色上成甚居敬工夫蓋一是天理主一只一心在天理上若不知一即是理有事時便着空物無事時便着空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



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也○只○為○不○肯○無○耻
○也○只○是○一○個○無○耻
○看○來○首○節○是○体○用○合○一○之○孝○次○前○是○有○本○之○學○但○未○充○擴○到○用○處○三
○節○是○未○能○妙○轉○置○之○用○而○能○不○失○其○本○者○末○節○是○說○無○其○本○又○不○適
○于○用○者○雖○未○分○才○節○拘○族○党○及○性○量○情○量○之○揣○摩○古○意○今○人○之○分○別
○等○俱○不○免○支○離○之○見

此第士品而致慨于從政之人命之為士。綱常名教。賴其砥礪。天地民物。藉其撐持。豈是小可。子貢問士。直窮到底。而後始及今之從政。明乎從政者之不足列于士林也。若謂子貢不滿當時從政者。以士自命。故先問士。及將子貢之間。看得不甚關係矣。蓋人所以不能為聖賢者。只是一個無耻。設使反之。已與聖賢之本體不相肖。有多少愧悔不自安。

處既不自安。則不到聖賢地位。而此耻無時釋者。便到聖賢地位。而此耻終無時釋者。捨却事功節義。何處問道德性命。聖人特地拈一行字。見已中有許大作用。在令寬衫博袖。輦腦後各受一針。若才局有限。幹辦事業不來。世界也難靠他。使四方即已之行處也。以不辱成其有耻。正行已之真作用也。在德望素著上。不單指應對。凡舉動應接之得宜。生死利害之不屈。皆是能以一已係四方之望者。取其寔寔有益于天下國家。故曰可謂士。不辱使命甚難。春秋如子產之博洽。叔向之通敏。穆叔之介烈。或庶幾焉。戰國而下。則蘇武富弼其不孝不弟。士人所大耻也。說者謂孝弟可以塞天地。橫四海。何以居士之次。以宗族鄉黨之稱有限。故也。竊意孝弟既可達宗族鄉黨。何歎塞天地。橫四海之量。此正聖賢學問根基。然欲滿天地。萬物一體分

量須加學問功夫故以為士之次不信不果亦士人所深耻也言不必
信行不必果則變化無方而大言必信行必果則拘執有方不變不化
而小所以曰硜硜小人以硜硜留天地之心以小人藏君子之脉故亦
可以為次然字可味有彷彿摹想意子貢聞言神往轉眼當世有不勝
喪已辱國之感無父無君欺誕用罔之概焉故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夫
子曰噫夷然不屈溢於言外斗筲者貯之即盈傾之即虛根本節目都
無所樹其胸中所容受者止有世味更無道德止有俗情更無名節徒
以薄才供世奔走如何可算得士深致嘆惜之詞非直詈語氣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周季侯先生曰夫子此論直是剖判出千古任道的派非不得已而
思其次也千古道派除却狂狷兩條更無站脚處中行學問須是養

成不是一起便到得故從來聖人俱是狂狷做的不得中行者言中
行不易得非謂時代之降無中行也夫子以狂狷兩路來盡世間有
道種子又以為狂狷兩路絕盡世間做骨種子所謂與之者言以斤
擔子交付之也這擔子非狂者擔當不起非狷者撐扶不住蓋斯道
的必斷不在世間窠臼之中拘各義之套也
此夫子神想任道之人中行是中路上走的眼界已定脚跟已寔功夫
不走一線與之是與他任道看必也二字若不是這猷人斯道決然靠
他不得兩人落落儘足全有擔子夫子恍然神往并不算着鄉愿一等
人不必將來作話柄進取二句正醒出必也二字之神非是為狂狷作
份疏世上多少豪傑進取不為有何奇異乃感懷寄託至周流不忘想
其肺腸清濯別有與聖人命脉相維處進取不靠着意氣不為不靠着
持守須在精神性命申勘取出來煞講進取不為去之千里狂者洞見

古今一心從心而取有自我作古之意。狃者有所不為，則其所為者必聖賢光明磊落之事。時都講作無所為去。維章先生謂天下極高曠人必其胸中有無限周至之識，細收萬類而後氣象始四達而彌壯。斷未有識棄而魄終狂者。天下極峻潔人必其胸中有無限開豁之觀，大別垢淨而後操守始百試而不虧，斷未有神狹而骨終堅者。看得狂極小心，狃極開豁，打破千古鐵圍，令一切藉口者着脚無地，真開關手眼。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字字冷撥，字字痛鞭。

述邇言而嘆其善，令聞者足以動，引起經訓而嘆其不占，令聞者足以戒，通章一意貫串，須得慨然發想，悚然儆惕，人意恍在言外，方妙。此夫子致思有恒意，恒是聖學始事，天地不貳之真，生人立命之原，古

今聖凡不增不減，作聖下手功夫全在此處。人若沒這點精神，則根本源頭並無主張，何事可做得來？此是寔寔話，提出巫醫，雖天人之原性命之理皆可從此而推其極，然引巫醫為例，止是一事無成意。若太張皇則言外無甚大旨，善夫二字從南人言中繹出，須推開說，見得恒德一喪，敗壞至此，奈何不警於易詞而以無恒為戒也。承奉也，如人送這羞與他，有其來無方意，令人凜然。恒之九三自是有德者，特過剛不中志從于上，識操未定，一旦移志于功名富貴，大節一失，終身莫贖。蓋彼固終小人，此將不終為君子也。夫本為剛正之屬，非有大慝而志慮不專，盡見本懷，重損人望，後世若張禹華歆之流是也。故係之曰羞，卽此一點羞惡之心，便是良心萌動而有恒之機也。子曰二字不止別易



詞見聖人當日深痛無恒轉思轉望移時不語而忽作一嘆的光景占
字因引易而生不指著卦語氣只重取羞上蓋可羞之事即至愚不能
耳故持提醒之使知無恒故取羞雖欲不恒不可得矣正借個占字輕
輕打動他本來愧忿之意令自改圖須說得輕淺觸動不是着寔教人
去占也蓋人心之智先於河洛六爻八卦亦只聖人恒心結聚而傳一
念能醒便是義文清夜自思亦有圖象不然打瓦鑽龜亦是世人常套
昧心佞鬼心死而鬼亦不靈矣而已矣者正從心苗處指其不自羞之
故試一占之便自惕然易以雷風為恒取其變也占字正有靈變之心
在承羞不可作是舉其顯者醒世性命根源不在事迹世情問端甫曰
醫此中有妙理獨醒九三此中有寔義死生鬼神之道皆出乎易之深
山高士每每隱醫卜問君平扁鵲之流所以邁于草玄揮塵人也此乃

以生死人鬼與世人大夢非
泛說巫醫亦非之引易詞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勉齋公曰和與同公私而已公則視人猶己何不和之有惟理是視
又何同之有私則喜合昵所以常同樂忌刻所以不和
此嚴和同之辨和與同閑着世運大局面人心淳澆國事利害所係不
小故特為人拈出兩者迹相似而寔相反夫子益提出君子小人以別
之非以和同別君子小人也喜怒哀樂中節為和是和乃率性之道君
子止自率吾性體流出一段薰然太和之氣寒不慄肌熱不炙手與人
温和可親自關性宗原不在情趣上打點則一人此性體天下人均此
性體故無人不可諧而我原未嘗有諧人之意無論可否相濟處非同
即同轂倡和處亦非同也同中多是群然不致違異小人止窺矚他人

精神意向與他依附做一團絕無界限可以自立然稍覺拂已情識意
向便不免疑忌無論構隙參商處非和即當握手涕泣指天誓日不相
負背時已不知其心若何矣安得和人謂不同即在和中吾謂和原在
不同中人謂不和就在同處吾謂同原在不和處晏子君可臣否如五
味五音之說單就相反處言和覺偏若說相濟為和則小人亦有參商
時節若說雷同為同則君子亦有倡和時節惟外貌無一毫不肖而中
情皆馳所以不可不辨吳日生曰霍子孟至專也益致之罷也使先朝
謂子孟無術吾不信也元祐諸賢登
識此意何至流禍天下數十餘年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

全靠鄉人眼孔正未可定入下士若歸子貢第一問則世有假中行
縣子貢第二問則世有偽象傑須從氣類上仔細剖出纔是真人品

此提好惡之衡兩何如俱是問他好處一鄉之皆好皆惡無全是亦無
全非子貢非不曉得特設為兩端以發夫子之論然此中寔無人品兩
未可還是斷然不可不如兩句須一直下看其不善者其字原不與好
平其法以端方之月且為主而以宵小之雌黃為佐而權之即子貢之
問亦皆好不得而後求之皆惡非兩平也曰鄉人之善不善亦非真正
聖賢真正奸黨也聊就中取平耳不徇鄉人亦不蕪鄉人只以善為主
若只好惡憑人則胸中全無權柄須從自家先定善惡之原不善者惡
第對着鄉人皆惡說耳亦非謂必欲見惡於不善者方是好人世道之
憂正在

君子以小人為小人小人亦以君子為小人陳蕃李膺之徒天下稱其
賢而中常待目之曰鈞黨裴度之為人天下仰其勛德而八閩十六子

輩。毀之者百端。此所謂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也。商量好惡。此處已逗。作。春。秋。微。旨。不。斤。斤。在。卿。人。上。較。量。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君子小人指卿大夫之得政者言。易事難說，要說得語氣活動。從易中影出難來。難中影出易來。有相形互見之妙。不比別處兩開口氣。此見世教轉移于宰天下者之手。有君子則持已之道甚嚴，待人之心甚恕，故邪媚不足以動其中。而片長皆可集事。有小人則治已之方甚寬，責人之意甚刻。故逢迎正快，以適其欲，而才技皆無可庸。事悅其可見者也。難易之先有以本之，只在君子小人二字看出。首句宜提明事，悅將一難一易兩兩翻換，見其正當，又見其不測。難易就事悅之人說，應輕轉不應深發。關揆只在一而字。下文也字及其字正轉此一字材。

品僉佞等字且勿露着一寔語，便碍下矣。不以道不悅，則道必悅矣。所以又易事，若單說不說便不見君子秉道之神。不悅不是要阻奔競，他心裡自然不投。器使不是要開賢路，他心裡自然樂取。器之亦不是小天下人，乃是一片為國公忠念頭。萬物一體之愛，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苟可以共成一事，則已矣。小人只為着一身，未嘗為着家國天下，所以情欲嗜好種種可投而率無一可用之人。是故君子之心如天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小人之心如山谿，必使人困頓顛躓而後已有國家者，安得君子與之培養人才之正氣，而可漫付政權于小人哉。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泰。從。心。性。生。來。故。君子心廣體胖。驕。從。意。氣。使。出。故。小人色厲內荏。兩而字有力。正是辨別緊要處。

此嚴驕泰之辨。周比和同。從處人言。驕泰從處已言。驕泰雖在氣象上見。而其根蒂則自心來。驕泰俱有充然自足之意。細看却自不同。泰是自得。仰不愧。俯不作。此身絕無牽絆。而舒卷自如。驕是傲人。任人有好處。他只不放在眼裡。一味把浮氣狂態。凌駕過去。君子惟無敢慢。故泰而下。驕小人惟無忌憚。故驕而不泰。泰便不驕。亦惟不驕。乃泰。驕便不泰。亦惟不泰。乃驕。此小人亦是自立門牆之流。但欲貌君子之美。而神情意氣之間。終自露出本等。而不能得其似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仁是心體。剛毅木訥。正此心原來。的真體。不滯不染。自是近仁。近者非以此近彼。只此心一點真念。頭不自間。隔耳。
此提出仁脉于人心。剛毅木訥。雖以質言。然形質本自中藏。須當做真。

心未漓。看此真心。不偏不掉。未雕未琢。本真全不受傷。故曰近仁。蓋仁體難知。亦難名。故歷指其可名者。令人一泰而仁體可得也。剛毅則不屈於物欲。得乾之健。木訥則不至於外馳。得坤之貞。何等真寔。只為輕浮。功利者與仁甚遠。故以此為近耳。要知剛毅木訥。都是仁。正須寔下存仁功夫。則并無剛毅木訥之可名矣。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

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寔着配擬。便是夢境。

性情中和之至。何所不宜。三項總下如字。分明不盡形容。融成一片。安有異。施且朋友兄弟兩端。如何盡士。若將朋友兄弟寔講。是打蛇逐虎。渾不見要緊下手處。未有不為題所縛伏者。惟提出一種真寔寔寔。從切偲怡中。畫一個活影子出來。這個朋友兄弟。方不是泥塑木雕。凡君臣父子倫紀。問那一處。用將不去。終說得士人真腔子看。聖人言約而旨遠。在人善會之耳。

此就涵養德性上論。士然涵養更在切惔怡怡之前。切切惔惔怡怡如也。只作一句分折不開。是描出一個見成中和的氣象來。切切是誠懇不浮泛意思。惔是詳細不粗率意。怡怡是溫和不剛烈意。須寔寔摹寫而帶形容不盡之意。勿分貼意。言色朋友二句。正想其中節之妙。是如中不盡之旨。無兩層德性養成後。到處渾是一個氣象。但對着以義合的不覺切惔意思。居多對着以恩勝的不覺怡怡意思。居多自然流出肖物而付而已。亦不自知也。有分別處。易見無分別處。難知朋友可以盡切惔切惔。不可以盡士兄弟。可以盡怡怡。怡怡不可以盡士切惔。怡怡合見處。雖夫子亦指不出。上二句是圖圖語。非折開語。下二句是摹擬語。非分配語。推而對天下。總是此心。何獨朋友兄弟哉。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說七年便不是空話當思其作焉如何

為即戎二字便於戎事中生許多餘話不知民之可以在此善人之教不在此亦可。以即不必。即也。須不失亦可語氣。

此想善教之得民。夫子心傷戰鬪之風。而穆然思善人也。曰獨不得善人教民耳。誠教民而七年矣。孝弟忠信。既有以入民心。親上死長。又有以作民性。斯時起視宇內。皆溫良愷悌。所薰育之世界。寧復有一夫作難。致勞我師徒者。如此而即欲以之。即戎是亦可矣。又何有不得諸民哉。夫豈嚴明督率之所能至耶。曰可。還有未可。曰亦可。則無一而不可矣。周禮教士七年。謂之小成。七年亦化。成之候。不可把百年去離比擬。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當其不教時。民固已棄矣。未戰而民與我不相關。當戰而我與民亦更不相恤。讀此二章。可知宣尼軍旅之事。

此因上言可以即戎轉眼當世斃民鋒鏑之下而不勝棄民之悲也善
人教民不為即戎而可以即戎今時欲民即戎乃不教民而漫以之即
戎教則民可為兵不教則兵猶是民民外不習擊刺不知忠義非敗
于死即潰而散耳故曰棄之為上者何忍而至此

此言教民之益也。夫教民則民可為兵，不教則兵猶是民。民外不習擊刺，不知忠義，非敗于死，即潰而散耳。故曰棄之為上者，何忍而至此。

